

620
三十二之書叢識知界世

析論家作國各

爭戰日中的來年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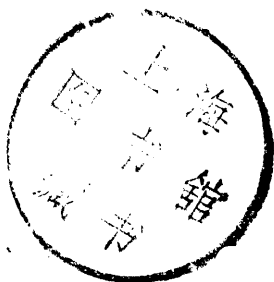


編 社 識 智 界 世
行 發 庄 書 法 世

三十二之書叢識知界世

爭戰日中的來年兩折論家作國各

編社識知界世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04 9659B

行發店書活生地各

月九年八十二國民華中

~~1579651~~

世界知識叢書之二十三
 各國作家論析兩年來的中日戰爭

每冊實價國幣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編者 世界知識社

發行人 徐伯昕

發行所
 重慶 桂林 香港 西安 上海
 昆明 成都 長沙 蘭州 貴陽
 生 活 書 店

星島 立煌 曲江 梅縣 赤坎
 柳州 南平 衡陽 梧州 常德

印刷所 中國印刷所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九月月初版

目次

序.....金仲華(一)

中日戰爭誰佔優勢(美·N. Peifer).....期 冰譯(一)

中日戰爭的兩週年(英·F. Utley).....許牧世譯(二)

在新階段上的中國抗戰(蘇·列霍夫).....鍾建鼎譯(一九)

兩年來中國抗戰的總結(美·P. J. Jaffe).....董之學譯(三)

蘇聯各報論中國抗戰兩年(蘇·Moscow News).....雷 生譯(三)

日本作戰戰術的破產(蘇·列維茨基).....厚 非譯(四)

日本感到了停華戰爭的緊張(美·K. Bloch).....期 冰譯(五)

戰爭二週年日本物資的恐慌(蘇·U. Motylev).....周 新譯(五)

中國抗戰兩週年(英·經濟學者週刊).....邵宗漢譯(七五)

戰爭兩年來日本軍費的增高(美·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依稀等譯(八一)

兩年來日本對華經濟戰的困難(美·H. Byas).....蔣 甘譯(八五)

中日戰爭的相持(美·J. Gunther).....林兆煊譯(九)

圖表 · 漫畫 · 補白

- 抗戰兩年來軍事情勢發展圖 (套色地圖) 金端苓繪 (卷首)
- 看你逃到那裏去? (漫畫) 美 · New Masses (10)
- 兩年來的戰爭日本佔得中國多少土地? (地圖) 金端苓繪 (一八)
- 無題 (連環漫畫) 美 · New Masses (三〇)
- 會慾者的悲劇 (連環漫畫) 法 · Humanite (四五)
- 蘇聯漫畫家筆下的中日戰爭 (漫畫兩幅) 蘇 · Moscow News (四六)
- 侵略者的碰壁 (漫畫) 美 · Daily Worker (五一)
- 日本人民的悲哀 (連環漫畫) 美 · Nation (三三)
- 中日戰爭雙方傷亡統計 (統計表) 美 · P. J. Jaffe 調查 (四四)
- 意外的打擊 (連環漫畫) 美 · Daily Worker (七九)
- 日本歷次戰費消耗的比較表 (統計圖) 金端苓繪 (八〇)
- 吹破了 (連環漫畫) 美 · China To-day (八四)
- 致日本於死命的美國抵制日絲運動 (漫畫) 美 · China To-day (九一)
- 深陷在泥淖裡的日本 (漫畫) 美 · Chicago Tribune (10E)

序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我們的對日抗戰，已到了兩週年。在我們全國舉行着紀念，一般人都堅信我們的抗戰將走向更順利與更接近勝利階段的時候，我們從全世界輿論的反響中，知道他們正是和我們抱着同樣的看法。我們很感激，世界各國的許多重要報紙刊物，許多著名記者、作家，都為我們兩年來的抗戰，寫下很有價值的文章。這些文章，不僅搜集的材料很豐富，而且所持的論點極正確。我們覺得，這些文章值得介紹來給國內同胞作參考，因此我們就揀選最重要的幾篇翻譯出來，輯成這一小冊。

這一小冊中所收集的，主要是英美蘇三國作家與報刊的文字，別的國家的都沒有收進去。這原因，我想讀者諸君一定很能明瞭的，理由是英美蘇最關心於我國的抗戰。其他像法國，它的關心在歐洲；像德國和意大利，它們和日本同為侵略者，而且勾搭在一起，絕少關於中日戰爭的正論。而我們所收到英美蘇三國作家對於兩年來我國抗戰結果的論析，其材料的充實與態度的同情，都是使我們覺得非一讀不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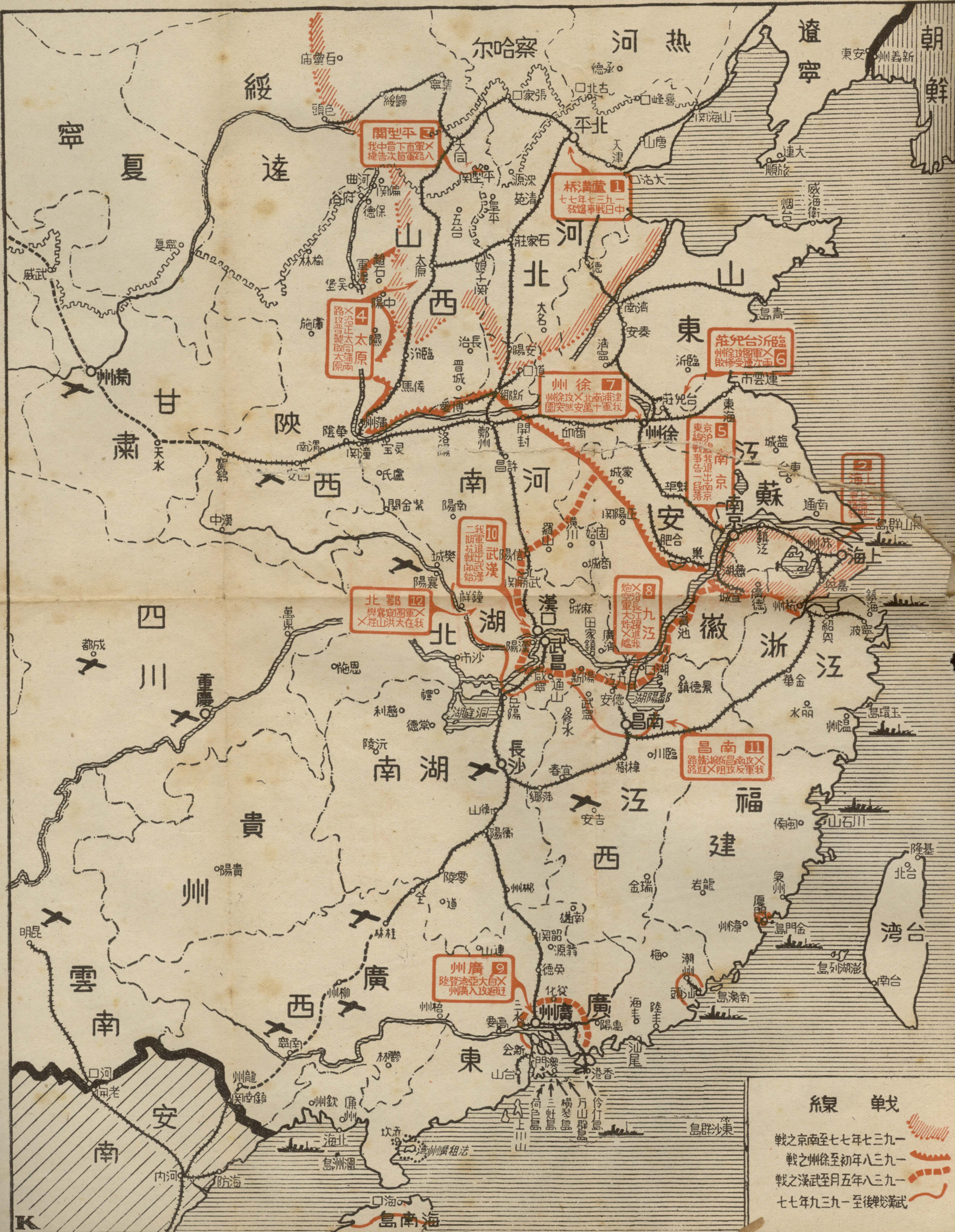
我們在選擇的時候，對於作家、記者，不單求其有名，而求其真正有研究、有觀察；而對於報刊，則求其能代表一方面，和比較有權威的地位的。這許多文字中間，有概括論到兩年來的中日戰事的，也有專論軍事或經濟等一方面的；有許多統計與圖表材料，極有參考價值，也都已收入這冊子中。我們希望這冊子不僅能給抗戰中的我們以很好的參考資料，而且給我們全國同胞以很有力的推動與鼓勵。

在這小冊子刊行之前，不得不約略作了這樣的介紹。最後，我們要謝謝這許多文字的原作者，同時又要謝謝各位譯者與助編者。

金仲華

一九三九年八月卅一日，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夜。

抗戰兩年來軍事情勢發展圖



單線
 戰之京南至七七年七三九一
 戰之州徐至初年八三九一
 戰之漢武至月五年八三九一
 七七年九三九一 至後戰漢武

中日戰爭誰佔優勢

朔冰譯

——美國遠東問題專家 Nathaniel Peffer 著

原載七月五日 The New Republic 週刊（紐約）——

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兩個月後，我從遠東回來；當時我曾在「新共和」週刊發表了一篇文章，說這場戰爭最低限度要一年、兩年、甚至三年才能結束。這在當時看來似乎有點誇大，但從中日戰爭的經過來看，這種估計不獨沒有誇大，而且有點「不及」呢。戰爭已經歷時兩年了，可是從現階段看來，也許到明年還沒有解決的希望。中國并無崩潰或傾向投降的象徵，而日本也沒有能力擊潰中國或強迫它作城下之盟，日本官方雖誇說「軍事時期已過，建設時期開始」，但暗地裏卻知道他們還得繼續作長期戰爭。他們暗中承認日本一定要在佔領區域駐紮五十萬大軍由五年至十年之久。他們相信日本的力量足以應付這個緊張的局面；可

是其他的日本人——包括作家——都不相信這一點。這就是中日戰爭的繼續了。

中日戰爭的經過，可以簡述如下：從戰術方面說，日本可以說是勝利的；可是從戰略上觀察，它卻陷於一籌莫展的田地。至於政治和經濟方面，日本更是完全失敗了！這一點是很重要的，因為那正針對着日本最嚴重的弱點。我們在另一篇文章裏會說過：『決定中日戰爭的因素，將是那在嚴厲的淬鍊中的中國士氣的長力，以及那在正常的經濟危機和第三國武力干涉這兩種打擊之下的日本經濟的長力。』直到現在，決定戰爭終局的還是這兩個因素。就這兩個因素而論，中日雙方的損耗還是很少的。中日兩國都出乎意料的強勁：在中國方面，因為日本擴大侵略的結果而空前地團結起來，同時因為日本在戰爭裏所表現的殘暴而啓發了普通的民族意識；在日本方面，則因為經濟的「半獨裁制度」使它保持了國家的資源。這兩個因素既是那樣的平均，因而第三方面的影響——那就是說，過去兩年國際局面所醞釀着的一些變化——是非常大的。因此，除非中日戰爭被溶化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洪爐，在現階段來判斷中日戰爭的終局，委實是十分困難的，這一點對日本方面尤其來得重要。它既沒有辦法征服中國，同時又不能而且也不必承認自己的失敗。那麼它唯一的出路就是：如果第二次大戰

真的爆發，日本只有悍然參加，作孤注一擲來博取勝利，因為那樣才可以把它的一雙泥足拔出來。

從戰術上說，日本已打了好幾次勝仗和佔了廣大的地方，壓迫中國正規軍從全國面積一半以上的地方撤退，這點可以說是勝利的。但在軍事上日本是失敗了，原因是它對這些佔領區域並沒有得到什麼。中國軍隊撤退後，到後方重行部署，便又開到新戰線來殺敵了。這麼一來，日本人徘徊歧路，只好硬着頭皮打下去，希望在別方面擊潰中國軍隊。

日本從這一點得到兩個不幸的結果：第一、日本要佈置一個包括六十萬方哩的警備網來維持那遼遠的交通線；第二、在名義上的佔領區域內，還有游擊隊和化整為零的正規軍在那裏作流動戰爭。日本在名義上雖已佔領了十一個省份，但實際上，這些省份中有三份之二的縣份仍舊為中國政府所委任的縣官比戰前更嚴密的統治着。在淪陷區裏，日本勢力不能超過警備線二十哩，是一件常見的事。在目前，日本人還談不到組織一個能行使政權和開發資源的行政機關。退一步說，日本人也未能做到一個名符其實的「掃蕩運動」。

比政治失敗更來得嚴重的就是游擊戰爭。這是一個惹人注目的問題。關於這有好些紀載

和談話都是不實不盡的，且帶着浪漫、誇大、和空想的色彩。可是撇開這些不談，游擊戰仍然是中日戰爭的癥結。如果中國能够在日軍後方繼續作有效的運動戰來糾纏着敵人，那末中國人無論如何不會淪為日本的奴隸，不管那是第八路軍，是組織散漫的當地民衆，抑或是化整為零的正規軍都好。

這個問題是有許多矛盾的。從正式的軍事觀點來看——不論日本、美國、或英國都好！游擊戰是不會取得勝利的。不過首先我們得知道，根據正式的軍事觀點所下的判斷，除了四十年前的戰爭以外，差不多都是不正確的。其次，正式的軍事觀點對於現代戰爭所下的判斷，更可以說是完全錯誤。根據軍事學原理，中日戰爭只消幾個月便可以結束了，日本人在必要時即可佔領華北和南京；而得到這些地方後，他們更可以鞏固當地的秩序來從事開發資源。但實際上日本並沒有這樣做過。當中國勢力還分佈在淪陷區附近時，日本并不能鞏固秩序，同時也不能撤退大部份的軍隊；而事實上日本人也不愿意這樣做，因為那會損壞了他們的勝利品，日本人已經被「誇大的心理」和「事實上的需要」迫到十分危險的境地了，一些「烏合」的中國人竟能够抵抗「皇軍」，這種恥辱是日本人忍受不了的。因此，他們雖然拿到

了目的物，但仗還是得打下去的。

從中國游擊隊抗戰的問題，我們也可以看出軍事學的原理是同樣謬誤的。中國除了游擊隊以外，還擁有其他的軍力。假如中國缺乏這種軍力，那麼以武器窳劣和訓練不足的隊伍所作的散漫的襲擊，早就不能抵抗組織嚴密的機械化部隊了。可是中國還有一百萬至二百萬的正規軍，他們的軍備雖然惡劣，可是對於侵略的軍隊，仍舊一點不放鬆地向他們索取大量的買路錢。如果中國能够抽調一部份正規軍在淪陷區內控制着幾個軍事據點，那麼他們準可以令日軍疲於奔命。自然，接濟問題是相當嚴重的，但并不是沒有解決辦法。貴重複雜的重兵器，在運動戰裏是不大用得着的，只消輕兵器便能够應付了。這些輕兵器的供給雖則感到嚴重的缺乏，但出乎意料的支持很久，同時繼續補充雖然困難，但仍不至絕無辦法。中國的國際交通線仍未完全被切斷，而各國對它的信用貸款更令它有購買必需的物品之機會。

究竟游擊戰爭有什麼效果呢？也許最正確的回答，就是：它比中國人所宣傳的爲少，但比日本人所承認的爲高。游擊隊牽制着日軍大部份兵力，使他們不能離開佔領區；一面強迫他們不斷的實施「掃蕩工作」，一面又阻止他們在淪陷區裏開發資源和發展貿易；這些都是

不容否認的鐵一般的事實。在無意中，日本人正式承認在他們已佔領了一年以上的淪陷區裏，曾經有好幾個月平均每月要跟游擊隊作戰兩次。目前可見的徵象是：在最近的將來，游擊隊並沒有被消滅的希望。反過來說，游擊隊的地盤和效果，正在一天比一天的擴展哩。

問題的焦點就在乎：游擊戰的結果使日本人不能在淪陷區裏遂行掠奪和開發的計劃，以達其「以戰養戰」的目的。真的，自戰爭爆發以來，日本所得到的物資並不會比它從公開的購買所得來的爲多，也許還會少一點。一切企圖開發中國的計劃好了的企業，以及無數的官辦的或商辦的株式會社，都是紙上談兵而已。他們不能執行這種計劃，不是完全因爲缺乏資本，而是因爲一離開警備區域，這些辦事人便都有性命之虞。在淪陷區達到掠奪目的的，只有那些食客、投機份子、以及那些隨軍的人員們。爲着遂行獨佔的策略起見，日本人開始排斥歐美各國的在華利益，可是這也沒有令他們得到預期的好處。

目前，日貨銷流於中國市場，是比平時稍爲多了一點，但在價值上，日貨的銷路毋寧是減縮了：因爲他們一面禁止法幣在華北流通，一面又把偽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與日圓發生聯繫，這麼一來，日本便把自己對中國輸出所得的外匯白白蝕去了。結果，日本對中國的貨幣

戰爭適足以自食其報，而這種打擊恰巧在日本最衰弱的時候打中了它的最弱點。日貨可以偽裝軍用品大量地運來中國，並且可以採取與外國貨物相貼近的航路，可是這些貨物所換得的只是日本人自製的毫無價值的「偽鈔」。反過來說，日貨的銷路只限於佔領區；逾此之外，中國市場早已以閉門羹相饜了。

明顯地，日本人要繼續支持這場動員百萬來遠征大陸的戰爭，是有一個限度的。一切證據都顯示這種限度已迫近目前了！日本官方強調「去年貿易均衡，因而危機已過」這一點，是毫無根據的。日本輸出較輸入稍為超過一些，這是事實。不過這些輸出包括了對華北和偽滿的出口；這一種買賣對於日本國際貿易，絲毫沒有貢獻；反過來說，解決外匯問題將是日本生死存亡的關頭。

日本的經濟，本來就是不均衡的。工業之病態的加速的發展，使它不能完全仰着國際貿易的鼻息。日本只有倚賴輸入原料方能維持，而這又只有賴輸出來補救；除生絲之外，一切工業品的原料都是倚賴輸入的。在平時，輸入的原料主要地用在出口工業的生產消費裏，那麼日本社會雖然有點病態，但整個經濟還是活潑的。可是如果輸入的原料都消耗在對華戰

爭裏，那麼它便不能靠出口工業來支付這些購入的原料，只有拿現金去採買而已。我們如果要估量日本的作戰能力，非注意它的出口和現金準備這兩種數字不可。

連「日金集團」的「國家」也算在內，去年日本的輸出跌了百分之十六；但如果單把那些令日本取得外匯的國家包括在內，那麼日本的輸出便跌落百分之三十三。就日本所不能不和它交易的國家來說，日本入超約爲五萬萬日元。除利用一些不公開的條件以外，日本對貿易的差額得拿黃金去償付。關於日本黃金準備的正確數字，實在無法得到，因爲他們都是絕對守秘密的。不過，所謂最滿意的統計，日本金準備的現在價值，還沒有超過五萬萬日圓。日本國內新近開採的金鑽，每年的產量約值二萬萬日圓。因此，就目前的比率而論，日本的金準備並不會比上幾年多，它應該到竭澤而漁的時候了。從這以後，日本要在一個關稅壁壘日漸加強和因爲戰時提高稅率和生產成本增高所致的物價上漲的時候，倚賴輸入來購買原料。可是爲了侵略中國，日本不能不購買大宗軍用原料，結果輸出便繼續減縮。輸出減縮，輸入也跟着減縮，而輸出更一落千丈了。那時，日本的危機將會在國內爆發；同時，在派往中國的軍隊方面，因爲裝備的來源縮小，也不能維持已往的優勢，於是危機就接踵而至了。那

時日本唯一的出路將視乎它能否開發中國的資源；於是話又說回來了，我們還得看看日本能否在中國建立一個穩固的政權和維持着一個優越的軍力。

這就是中日戰爭的過程。現在討論的焦點又離開遠東了。我們可以預期着如下的發展：日本爲着把一雙泥足從泥淖中拔出來，同時因爲建立政權失敗的緣故，將會冒險進攻西伯利亞，南掠英美法的殖民地，甚而武裝奪取在華的租界。從現階段來說，無疑地日本將不斷的希望世界大戰爆發，那時它可以拿中立來勒索對壘的雙方，或者幫助一方面來討取一個「補償」。這裏所謂補償就是（一）任它在遠東自由行動，（二）借給它信用貸款，以優越的經濟力量來擊敗中國。在目前，日本並不會對它的「似是而非的法西斯同盟」說真話：因爲這樣就無異放棄了欺詐勒索所得來的利益，德意目前還不能并且也不願意支助日本。同樣，德意也是利用大戰爆發的時機來要挾日本，叫它跟它們一路。軸心國家都是爾詐我虞的，大家并不信任，這是無可疑的。我們的結論是：如果中國戰爭能够早一點結束，那就是歐戰爆發所帶來的結果。



看你逃到那裏去？

(美·New Masses)

中日戰爭的兩週年

許敬世譯

——英國日本問題專家 Freda Utley 著，原載七月

《The New Statesmen and Nation 週刊（倫敦）——

一九三七年的七月七日，日本製造所謂蘆溝橋事件，夢想一舉而囊括華北五省，像他們在一九三一年奪取東北三省一樣。事變後的十日，蔣委員長在廬山發表聲明，謂中國的忍耐已到了最後關頭，這一次，中國要決心抵抗日本的侵略。

今日日本的武力已侵遍中國的全部海岸，且已深入至內地；日本打過許多次的勝仗，把中國沿海重要的都市都佔領了，可是日本並沒有征服中國，甚至那些佔領的區域，也還沒有征服。中國堅強的團結，連中國的友人們都要覺得驚愕；中國士兵以血肉抗拒日本的優越武器，其勇敢的精神，實在是曠古未有，日本屢次圖謀包圍中國的主力而加以殲滅，但結果都

歸失敗。在日本佔領下的許多據點的後方，中國大軍採用游擊的戰術，使日本無法在他們認為已征服了的地方進行經濟的搜括；現在，據中國人的說法，戰爭已是進入到蔣委員長所預定的「三期作戰計劃」的第二期了。

第一期的作戰，是一種陣地的保衛戰，中國集中大軍抗拒日本的進擊，使日軍在攻取重要城市以前，付上最大的代價。中國軍隊到不能再作有效的抵禦時，乃作有秩序的撤退，這種戰略的主要的目的之一，在引誘日軍步步深入到內地去。

第二期的作戰是一種機動戰，中國的軍隊分佈到日軍的後方活動，利用山地的自然形勢，並用全國軍隊三分之一，以牽制日軍的前進。同時在後方積極訓練新軍、建設交通線、及開發內地富源；今年以來，那些配備及訓練較差的游擊隊，已逐漸改進，而正規軍更伺機進入日軍的後方，故佔領區中的活動，較前大見增加，許多次等的城市先後被游擊隊克服，日軍屢受襲擊，無法保護交通的安全，所以鐵路沿線的商業都停滯下來。現在日本須在中國維持九十萬左右的大軍，他們雖佔領了許多地方，亦無法補償這巨大的開銷。

第三期，亦即最後一期的作戰，據中國人看來，是要在日本精神上和經濟上兩俱枯竭時

，即進行全面性質的反攻。這時期，中國大規模新軍的訓練已告完成，新的空軍亦已建立，中國希望在這一期得到西方更切實的援助；而所有可以大量運輸軍火的公路及鐵路，亦已完成。據蔣委員長的觀測，這時西方對中國的援助必然地會增加，因為日本此後對各國在華權益的殘害，勢必日益劇烈，各國為自身利害計，不能不更積極援助中國的抗戰，最近天津發生的事件，可證明這觀測是正確的。

在現在的第二期抗戰中，中國對動員民衆的問題極爲注意，所謂動員民衆，便是要把廣大的羣衆組織及訓練起來，使幫助各地軍隊作戰。這種工作，在第八路軍的轄區及廣西省最著成績。許多淪陷區中的游擊隊，因受共產黨及比較前進團體的影響，故動員民衆的工作，日見普遍進步。據華北某美國通訊記者的報告，游擊隊在北平附近五十英里以內，建立着極健全的統治機構。即在華北各地，游擊隊所統治的地域，亦遠超過日軍所統治者。而游擊隊非但能取得全體農民的擁護，即地主及紳士階級，亦願竭誠合作，這些都是很明顯的事實。

中國各階級的團結，及各淪陷區中的民衆還能和中央政府維持如此密切的關係，法幣流通力量的維繫，實爲重要因素之一，這一點，可說是英美對中國的最實際的一種幫助，雖然

英美之支持中國法幣，目的在保護自己在華的商業及各種投資，但同時亦不失其支助中國抗戰的重大意義。

現在中日兩國已進入經濟惡戰的階段。那一方面的經濟比較穩定，實具有決定誰勝誰負的力量。在這局面之下，英國已無法繼續持守「中立」，以保持其在華的商業利益。假如英國在這次的東京談判中出賣中國，就是英國出賣自己在華的所有權益。至在遠東的妥協將在歐洲及印度引起嚴重的不良影響，那是更不必說了。誠如蔣委員長所預示的，中國抗戰進入第二期後，日本將集中全力攻擊在華的外人。此時中國雖仍擁有大部份的土地及抗戰的實力，但中國却不易從那些外人權益慘受摧殘的通商口岸把日軍驅逐出去，除非中國獲得英美更切實的援助，所以英國要不是對日本施行經濟壓力以援助中國取得最後的勝利，便只有從中國完全退出的一條路了。

日本在過去兩年的戰爭中，不斷把準備金運出國外，以維持其不能平衡的貿易，同時在中國各城市大量劫奪，希望能夠彌補他們的巨大開銷。現在日本的準備金已近枯竭，而劫奪究有盡頭，不能視為正常的資源。所以日本只得向國內挨戶搜索，強迫民衆繳獻私人所有的

藏金，連眼鏡的邊緣和唇紅的盒子都找出來。日本到處搜求外匯的來源，他們的眼睛早就看上了天津租界中國的存銀，同時用盡方法，圖謀統制整個華北的貿易。

中國的國力無疑地較日本更能支持長期的戰爭，落後的社會組織及經濟組織反使中國在這次戰爭中處於有利的地位。中國不必依靠國際貿易；甚至可以沒有省際貿易，只要國外軍火的接濟沒有斷絕，中國能够無盡期地抗戰下去。最近兩年內地農村的豐收，實是中國抗戰的有力臂助，現在分散各地的中國大軍都不愁缺少糧食，只要法幣能維持良好的信用，農民羣衆絕對不致發生嚴重的騷亂事情；至於日本的經濟，完全依靠國際貿易，沒有國際貿易，日本的經濟將立陷絕境。總之，中國生存的基础在乎國民及兵士的精神；而日本勝利的希望，却完全寄托於戰爭原料的輸入之是否充足，及武器之是否優越。

二年來的戰爭，促使中國的整個社會走上建設的大路，各種進步的障礙都消除了，政府和民衆的互信逐漸增加，人民的自由不因戰爭而減少，反因戰爭而獲得更多的自由。邊遠的省份，現在都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過去地方官吏截收稅款及舞弊營私的現象，現在亦都清除，所有公共的收入，都能利用於抗戰建國的大業上。現內在地各省甚富新興的氣

象，新的礦務在進行着，新的工廠在建設着，連接滇越及滇緬的公路鐵路均急速地在趕造着，除此以外，一種工業合作運動的推行，可說是中國戰時最大和最有望的成就，這種工業合作的組織，目的要在中國各地建立小規模的生產事業，以合作的方法為基礎，而資本的來源，是由政府和私人方面共同負責。這種小規模的生產單位，擬在各地普遍建立，包括日人所謂佔領區域，這非但可以供給各地流動部隊必須的用品，且可應付民間的需求，因目前中國如能製造小數必需的應用品，則淪陷區域附近的民衆，可不必和日人有任何商業上的往來，且一般民衆的生活程度亦可提高，如是，日本要以軍事及經濟的力量征服中國的夢想，就更無實現的可能了。工業合作運動同樣幫助解決一部分的難民問題，使那些從沿海都市退入內地的工廠工人或手工業工人，重復獲得適當的工作。這種工業合作的方法，在平時亦甚有益，只可惜平時資本都集中在沿海大都市，且操縱在少數大企業家手中。所以我說，今日歐美國家對中國最切實的援助，莫若貸款資助中國這種工業合作運動的推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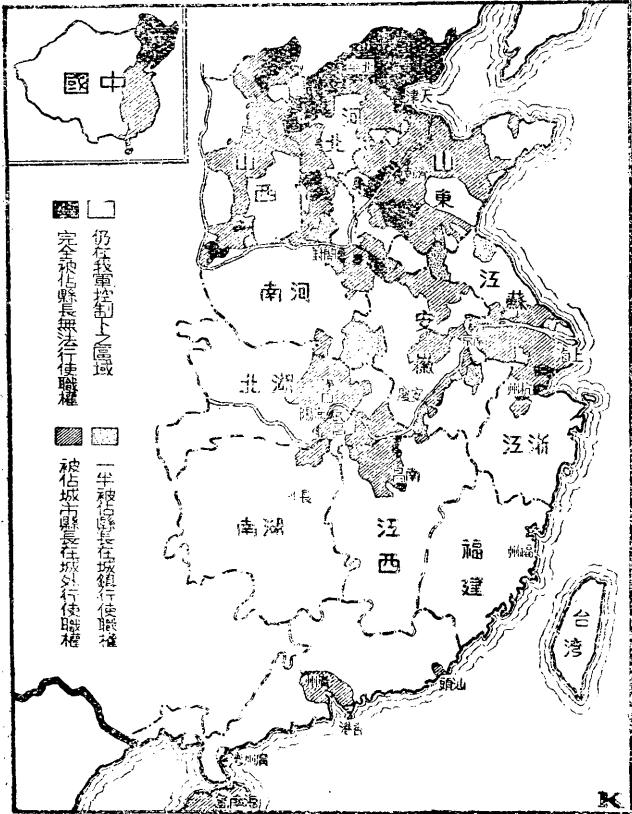
有些人因見西班牙及捷克等國的失敗，對中國抗戰前途，難免亦抱悲觀，這顯然是因為忽視了中國立國的某些基本要素。中國的龐大及其團結的力量，實非為德意克服了的那些國

家所能比擬。日本現在很希望在中國找出一個弗朗哥，替他們收拾這殘局，可是中國就連次要的人物，亦不願作日本的傀儡，這原因可由日本帝國主義的本質得到部分的解釋，因為日本的統治對於中國的上層階級，絲毫沒有好處。另一原因中國的許多主要利益和西方國家是連在一起的，而這是日人所必欲排除者，此外，中國共產黨的賢明政策，亦是部分的原因。

最後，有一事是不可忽視的，中國人過去曾經經驗過許多饑荒、水災及各種各類的災難，他們對忍受患難是久經訓練的，現在中國人所遭受的眞不是西方人士所能想像得到的，無數民衆每日在飛機狂炸下被屠殺、被殘害了；千萬人無家可歸，他們在日軍屠殺、姦淫、和劫奪之前，四散逃跑。據統計中國現在已有五十萬以上的難民，這巨大的數目和猶太、西班牙、捷克等國的難民一比較，眞是相差太遠了。中國民衆爲求生存而作此苦鬥，並不是他們對痛苦的感受性不若西方人士之敏銳；更不是說，現在英國數千僑民在華的商業利益較之中國民衆所遭受的浩劫，還更值得重視。

英·F. Uley著 日本的透視 董之學譯（每冊六角）生活書店發行

？地土少多國中得佔本日爭戰的年兩



(作 苓 瑞 金)

在新階段上的中國抗戰

鍾建鼎節譯

——蘇列霍夫作，原文載 *Boishvik*

半月刊第十六卷第九期(莫斯科)——

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動的戰爭，快要滿兩個年頭了。在戰爭初起的時候，日本軍閥魁首們曾聲言過：『中國政府和中國軍隊的「生存」，不能超過三個月；中國因為軍備力量脆弱，經濟落後，政治無組織，不能長期抵抗日軍。』可是，由那時候起，已經過了廿二個月了，而戰事却還在繼續着。

中國何以能够這樣堅強抵抗呢？打算「迅速而確實」佔領中國的東京參謀本部人員，是怎樣的估計錯誤了呢？

基本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國民族的抬頭。因為民族的抬頭，所以在戰爭初起的時候

，就結成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從前日本軍閥領袖們所挑弄的中國政治上的分裂，現在已不成爲中國的特色了。中國人民開展了自己領土的保衛，求取國家完整和獨立的鬥爭。全體民族的抬頭，對於抵抗日本侵略者，保證了長期抗戰的可能性；全體民族的抬頭，促進了中國經濟在新基礎上的發展，鞏固了中央政府的地位和威望，增強了中國的軍隊，展開了在侵略者後方的有實效的游擊戰。

毛澤東同志在其向擴大的中共六中全會報告裏，曾列舉抗日民族戰爭的特徵，並且指出，這種戰爭在戰略上必須經過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日方進攻，中國退却；第二階段：雙方力量均衡，雙方避免決戰；第三階段：在第一階段裏進攻的那一方面開始退却，而在第一階段裏退却的那一方面開始反攻。」

抗戰第一期是由戰爭開始時起至一九三八年十月廣州和武漢陷落時止。在第一期裏，中國的軍隊實行了堅強的重要中心的防衛，可是在敵人的生力軍壓迫之下，不能不退却；敵人的生力軍被動員和被移動到大陸上去，並且具有現代戰爭的技術。在抗戰第一期，中國失掉了主要的大城市、鐵路、從前的商業和工業中心。可是，同時，抗戰第一期，也是中國軍事

和政治鞏固的時期，是集中和組織人民力量進行抗戰的時期；在這時期，在國共合作的基礎上，組成和鞏固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國國共兩黨的協調，採取一致行動反抗侵略者，對於中國政府在一切國家生活部門中今後的成功，奠下了基礎。在抗戰第一期，中國軍事力量已達到統一了，并以現代戰爭技術工具把軍隊增強了，軍隊指揮的統一化，在一些幹部內對叛逆和投降份子的打擊，建立了更易指揮的條件。

在第一期抗戰間，中國軍隊獲得了抵抗軍備優越的敵人的作戰經驗，知曉了利用敵人的弱點和自己的優點。敵人佔領中國以前的經濟中心，促進了中國在最落後的西南內地各省建立新的經濟根據地；中國的經濟生活已開始以自己的力量和富藏建立起來了。

中國民衆運動的蓬勃擴展了游擊戰爭，并予游擊運動以政治上的進步，政府機關內漢奸的廓清，和日本間諜機關的鬥爭，使後方恢復健康而鞏固了。中國踏進了抗戰第二期，不管領土和經濟的損失，軍事上和政治上是比戰爭初起時，更強了。

日本侵略者遭遇了這樣堅強的抵抗，不能不繼續增強陸地上的軍隊。日本國內，接二連三地動員，一師團一師團地出發前往中國。日本指揮部要為佔領中國的經濟和政治中心，集

中了龐大的力量，從事進攻。日本指揮部以爲佔領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廣州、漢口各地，可以迫使中國政府投降，並可以接受日本軍閥提出的任何條件。

可是，戰爭的進行使日本指揮部不能不改正計劃。戰事進行越遠，則越具有持久的性質，需要更大的犧牲，弄得日本的經濟更加緊張，複雜的戰事弄得日軍疲於奔命，不論在前方或後方，游擊隊不斷地襲擊日本守軍。日本軍隊常常失去精神和戰鬥上的抵抗力。日軍開到中國的內地去，給養發生困難，日本後方的聯絡越發伸展，也越發容易受游擊隊的襲擊而被創。日本侵略者的軍隊是處於不利的形勢：在他人領土的內地，四面受敵人包圍。

日本帝國主義會企圖由出乎意料之外的延長的戰爭找出路，以保持勝利的面子。日本帝國主義會想強迫中國接受和平。爲了這個目的，會央請帝國主義國家的代表出任調停人。可是一切迫使中國投降的企圖，都失敗了。中國政府繼續堅持自己的立場：抗戰要到中國境內沒有一個日本兵的時候才停止。

戰爭的緊張，在日本經濟上和內政上都可以看出來。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間的裂痕尖銳化了。內閣更迭頻繁，閣員不斷易人，日本軍閥需更馴服的閣員，廣大民衆增加了對於戰爭

和政治的不滿；因此，日本警察的事務也增強了；逮捕公開表示反對態度的「危險」份子的
事件，一天比一天增加。

這些是中國人民的抗日民族鬥爭第一期的主要總結。

x x x x x

中國的抗戰已進入第二期了，這一期的特質，是要在各前線建立均衡的力量。日本雖然
還有進攻的可能，可是已不能實行從前那樣的攻勢和深入了。

日軍佔領廣州和漢口之後，軍事進攻，毫無前途。在日軍今後進攻的可能途徑上，已沒
有像南京、徐州、漢口那樣的大業的目標為對象了。日軍今後最大的進攻目標，是在華北之
陝北和陝西省會——西安，為的是要威脅陝北的特區和八路軍根據地；在華中方面，日本指揮
部最大慾望，大概是在佔領長沙，以圖奪取長沙至南昌之鐵路；由漢口向西進攻，只能達到
沿揚子江盆地不遠的距離。這裏的河流非常淤淺，對於日本艦隊的動作的可能性，極為有限
。日軍欲在中國東南部及南部河道沿岸和在華南水道進攻，其情形亦復如此。這樣的作戰，
可由在沿岸住民區域的上陸部隊担任，佔領個別的城市。可是，這些業務是具有對英法美帝

國主義國家政治示威的性質的。

日本指揮部佔領漢口以後所採取的進攻步驟，一點也沒有改變交戰雙方的地位和力量的相互關係，今後也許還是這樣。局部的進攻，並沒有增強日軍在中國的地位，也沒有損毀中國軍的力量。日本新的進攻，只有比從前更增加其後方工作的困難。運輸輜重和糧食到前方去的便利途徑是縮減了，因此日軍每一進攻辦法，要耗費很多的時間來準備和進行。在中國游擊隊廣泛展開動作的情形之下，日軍後方輸運綫的延長，嚴重地限制着日軍進攻的可能。

當然的，在戰爭前途黯淡，內部和國際問題複雜的情形之下，日本統治階層不能不轉採新方式，在中國進行戰爭。在原則上，希求穩定前線和鞏固後方。漢口陷落之後，日軍採取攻勢，是要在中日兩軍界限上覓出路，以便防禦和鞏固前線路綫。同時，可使「掃蕩部隊」進攻游擊隊，以求達到消滅游擊隊根據地的目的。這些部隊的徒勞無功，現在已很顯明了：游擊戰是人民抗戰的形式；牠的補充源泉是全體人民，縱使各個根據地被消滅，也不能停止游擊戰；舊的根據地被消滅了，會有新的根據地產生。滿洲是很顯明的例證：日軍「鎮座」滿洲差不多八年了，但游擊動作仍在擴展，而且變為更有組織的和更可怕的了。

日本侵略者抽征佔領區的中國人民用以補充地方警衛部隊，這是鞏固佔領區的一種方式。日本指揮部決定以這種方法來補充前綫日軍的缺額，并使在後方服役的日軍的一部得以免除服役。可是這種辦法，在進行之初，就顯示出一切弱點了：因建立這種部隊，費力很大，需要大量的日本幹部，而這些部隊的戰鬥力又非常靠不住。

華軍不斷的抵抗，戰爭不能迅速結束，使日本軍閥不能源源派遣增援部隊到中國去。因此，戰綫是越來越綿長了。根據外國報紙的材料，日本在中國作戰部隊的增加，可由下表顯示出來：

日本作戰人員數目表

戰事開始時

一九三七年八月	二萬人
一九三七年十月	十萬人
一九三八年一月	四十萬人
一九三八年四月	五十五萬人
	六十七萬人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

八十五萬人

日本的軍隊比平時增大了五倍。中日戰事發生以來，日軍死傷數目（罹病者在內），超過八十萬人，若只計算不能回復的損失，就是戰時死者、病死者和受傷者，不能再服兵役的人員，那末，約在四十萬人左右，就已超過了日本平時陸軍的全部。

在前綫軍隊的擴大和損失的增加，特別減少了日軍後備人員的源泉，尤其是軍官和下級軍官。日本指揮部在最近的幾個月來，因為多少召集了後備人員的預備軍，所以從作戰部隊裏將年老的士兵使其免服兵役，而代替以剛召集的新兵。戰事開始以後，許多在前綫上的士兵已失去了軍閥對他們的諾言「迅速結束戰事」的希望了。他們表示疲憊，希望回國，他們對指揮部表示不滿。

戰事的痛苦已在日本經濟狀況和大眾生活水準上反映出來了。關於這層，字數和事實，足夠說明。日本戰費的支出，包括最近由議會批准的一九三九—一九四〇年度預算中的相當數目，已達到一百二十萬萬日元了。這種龐大的數字，和以前日本進行的戰爭的支出，其對照如下：

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 二萬萬元

一九〇四至一九〇五年日俄戰爭 二十萬萬元

參加世界大戰 八萬八千萬元

此次中日戰爭（已支出數目） 一百二十萬萬元

戰費的支出，是由內債和增稅來支持。租稅壓榨機，對於日本人民的壓榨，越來越利害了。這可由下面表顯明看出：

日本人民每人納稅的增加表 (單位日元)

年 度	直 接 稅	間 接 稅	合 計
一九三五	六・一七	五・〇六	一一・二三
一九三八	一四・六七	七・九六	二二・六四
一九三九	三一・六四

日本統治階層失掉了速戰速決的希望，就動員全國輿論以應長期剝削的需要。日本軍事法西斯內閣各大臣分赴全國各地，宣傳對華政策的「新猷」。陸軍部長板垣於本年四月出席大

阪大宴會時宣稱：『中國事件，在最近的將來，不能結束。必須以全力提高國民精神，並動員物力，以求順利結束戰事。國民精神總動員及物力總動員，并非一定指武裝國民而言，但係包括調整社會問題在內。日軍已決定許多辦法，這些辦法應付諸實施，以解決各種社會問題，現在應轉採「實際的步驟」。』

日本軍閥的實際的步驟是向着什麼而前進呢？這可以用日政府不久以前決定實施國民總動員法第四條的事情來判斷。依總動員法第四條，日本政府可以強迫徵集十六歲至五十歲的男子從事公共事業。這樣，被徵集的工人，是在軍事機關監督之下，在各軍需工廠和各企業工作。

板垣陸相於四月五日師團長議會時宣稱：『雖然日軍在中國獲得了光輝的勝利，但戰事的結束，為期尚遠。為要達得已定之堅強國策的目的，必須增強國力，必須以國民總動員的方法來鞏固我國的地位，我們必須建立國民總動員和國民一致的基本的活躍的力量。』換句話說，日本軍閥要更利害地把國家置於軍警統治的高壓機之下壓榨，使日本國民的全部生活和事業服從其侵略冒險政策的利益。

在抗戰第二期，中國政府和指揮部的基本戰略，是在前綫阻止敵人的進攻，在敵人後方展開廣泛的游擊戰。中國在這一期的任務爲：1. 使日軍在佔領區內不能實施其政治方策；2. 使日本不能榨取中國的天然富源；3. 以各種方法破壞日軍的聯絡工作，破壞軍隊和物品供給的運輸。

中國軍隊在第二期抗戰必須準備戰略總攻的條件，以達到完全而澈底由中國領土趕出侵略者的目的。爲達這種目的，需有全面的和周詳的準備，在抗戰第二期，中國指揮部其任務并不在於作大規模的決定的進攻；中國的軍隊將在各前綫採取襲擊戰，實行機動動作，以獲得局部的勝利。中國在各方面的四月反攻，就是這樣進攻，這在上面已經講過了。

中國政府和指揮部正在增強軍隊準備決戰期的來臨。在後方各地，編練新軍，建立戰鬥預備部隊；在各部隊中進行充實前綫的軍事準備。各部隊正在學習新的技術，獲得化學戰的防衛。中國前綫部隊和後方成立的新部隊的軍械供給，是由外國輸入和西南內地各省兵工廠所製造。中國人民，擁護政府的抗戰辦法，所徵集的軍隊，均堅毅地準備爲國家獨立而戰。

中國現正建立新的經濟區域，以前的經濟中心、商埠、鐵路是已經失掉了。為發展和外國貿易的交通起見，正從事開闢新鐵路和公路，有些鐵路和公路已經建築完竣，保障着中國的對外貿易和由外國的軍械輸入。

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地位，完全可能進行長期戰爭，并準備全面的總反攻，這種反攻將成爲爲國家獨立和完整而抵抗日本侵略者的抗戰第三期——也就是最後一期。



(美 · New Masses)

兩年來中國抗戰的總結

董之學譯

——美國遠東問題專家 Philip J. Jaffe 著。

原載七月十一日 *New Masses* 週刊(紐約)——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軍以一小隊進攻蘆溝橋中國的守備兵。從那個小事變，發展為現代歷史中最大侵略戰爭中的一個。日本進攻中國的時候，正是中國開始新生活與現代化的時候。日本軍事領袖，滿以為三月內可以征服中國，在中國的外僑，也有大多數抱這種見解的；他們認為中國工業落後，武器不良，而人民又多拘束于保守的地方主義，但日本則有堅強的經濟組織，因此，他們不相信中國可以阻攔日本高度機械化的部隊。

一 日本離勝利尚遠

中國戰爭，是弱國對強國的戰爭，中國只爲保全家鄉而戰，但日本則爲了摧毀中國古代文明的全部。在兩年的戰鬥中，日本佔領了中國的每個重要城市，並且控制了中國的海岸；但是日本距離勝利比以前更遠。日本軍隊被堵截了，日軍已經進到山地，運輸困難，阻止了機械化部隊的前進。加以中國人民，都已團結起來，一心一德，反抗侵略，日軍更無法加以克服。中國的愛國份子，不論是銀行家商人或無知農民，都聯合抗戰；在今日，中國經過兩年戰鬥，比戰爭開始的時候強多了。

可以說第一期戰爭現已告終。日閥看不見速戰速決的遠景，只有兩條路可走：或從正面繼續前進，或準備長期作戰。但是日本人力不足、財力不足、運輸工具缺乏，這或者是日本知道沒有希望的。日本現在的辦法，只有希望以張伯倫爲領袖的西方各國出面調解，使中國屈服；現在日軍向西方各國，尤其英國去挑戰，其理由就在這裏：日本希望趕快成立一個遠東慕尼黑。

二 美國的作用

美國民族對遠東有一種特殊利益。他們不僅對中國負有九國公約上所載的義務，而且希望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變成自由的繁榮的而成為經濟的文化的的朋友。最近美國測驗民意，在過去一年半當中，美國對中國抗戰的同情，有急速的增加。在今日，絕大多數贊成抵制日貨和禁運軍火赴日，一九三七年九月，美國人贊成日本的有百分之二，贊成中國的有百分之四十七，守中立的百分之五十一；在今日，贊成日本的仍是百分之二，贊成中國的百分之七十四，守中立的只百分之二十四了；在今日，有百分之六十六贊成抵制日貨，百分之七十二贊成禁運軍火赴日。

民意雖然如此，可是過去兩年中，美國仍然是日本主要軍火原料的主要來源。一九三七年，在日本入口軍火中，美國供給了百分之五四；一九三八年加到百分之五六；美國人民，對於不顧民族利益及民意的國會，雖然沒有提出積極抗議，但對美國幫助日本侵略中國所產生的痛苦，是引起憤慨的。

日軍破壞了幾百個大學、學校、醫院以及成千的工廠並無數的房屋。小工廠及私人住屋被沒收的，更是不知其數。城市與農村，都被搶掠被摧毀，只要可用的東西，不論是平常的

破銅爛鐵或美術品，都被偷去運往日本。隨着日軍所到的地方，就有鴉片烟、白面、紅丸等毒害人民剝削人民的東西；日軍不僅破壞了中國的生命財產，而且破壞了幾萬萬的西方各國的財產與貿易，包括美國的在內。

但是日軍從它的破壞與「勝利」中，却沒有得到什麼。它的政治「勝利」，特別空虛。假如日本軍閥與資本家，從他們的行動中，搶得了可用的東西，那或者還有點意思，但現在日本的情形，甚至比兩年前更壞。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六，日本急速的提升到一個主要的頭等強國，但到了一九三七至三八，日本就開始沒落，害怕再打兩年仗；要挽救自己的生命，它的經濟生活，紊亂起來了。它的出口貿易突減了，外匯準備降低了，入口品統制更嚴刻了。農村經濟，本來就不穩，現在更削弱了；農村人口被征入伍，生產降低了。因此，不但糧食要減，少而且生絲也減少了。現在日本生絲發生的危機，價格飛漲，以致不能對外競爭，因而不能為日本換取必要的外匯。

三 千萬游擊隊

日本城市，表面上好像很安閒，其實這決不是現實，而是由於新聞檢查，甚至日本要人，也不知道關於中國的真相。但是在中國的一百五十萬日軍，便有不同的觀感了。他們正在厭戰，不斷的被中國的游擊隊襲擊，被殺傷。

中國游擊戰，是八路軍首先發展出來的，它的故事，美國人聽得很熟了。有一點他們還不知道的是：每個中國男女，正在受游擊訓練，預備殺敵。最近才知道，在中國西部，有一千萬人正在受訓，預備成軍，這個龐大的軍隊，預備編成三隊，每隊五十師，以一隊編作游擊隊，另一隊作陣地戰，第三隊作為後備隊。中國正在把敵後的人民組織為游擊隊，這要算是一切軍事史上最巧妙的地下活動。反抗日軍的反攻，正在計劃中，今年四月中，在一切戰線上舉行一個試探性質的反攻，結果是成功的。它的目的有三個：（一）阻止日軍把新四軍和漢口與重慶間的政府軍隔離起來；（二）試探日軍防綫的強弱；（三）發現什麼地方的軍隊需要增援。

中國民衆的政治工業動員，發展很快。在爭取自由的鬥爭中，每個中國人都很活動。各黨各派，都承認共同的目標。去年在漢口成立的國民參政會，包括了各省區各職業各黨派的

代表，連國民黨共產黨國家社會黨中國青年黨一齊在內。本年一月撤銷了參議長汪精衛，但不過是清除漢奸工作的一部份。勾結日閥的汪精衛，希望成立一個政府，以他做領袖，受日本的領導。

四 新的經濟

軍事抵抗不過是戰事的一半，這是中國知道的，現在正加緊動員生產力，第一線第二線第三線第四線的經濟國防，正在我後及敵後發展着，務使國軍不致失去經濟根據。在內地，把農業區變成工業區，自然是很慢而且困難的，不過每個外國觀察家，都認為很有進步。戰爭的初期，中國政府就開始把工業遷往內地，這些工廠都是屬於紡織化學和製鋼一類的主要工業；同時又開始了一種以分散的小工廠為基幹的新工業，並計劃着成立三萬個工業合作社，來補充政府的大工業，在能够防守的城市裏面，大工廠是重要的，但是它的重要弱點，就是不能移動，容易攻擊；所以新計劃要在內地建立可以移動的工業單位。甚至被日軍佔領後，它們仍然可以照常工作。工業合作社，還有一個優點，能够吸收難民，但它在目前的意義

，是它能成爲每村每縣抗戰的經濟基礎，並且成爲農產物的市場，就使中國城市與鐵道中心，繼續陷落，也沒有什麼關係。

爲了便利這些新事業的發展，中國建立了許多公路鐵路及航路。中國國際交通有三條路線：滇越鐵路、滇緬公路、蘇（聯）西（安）公路。

五 西方列強

中國目前遭遇的困難，不是自己造出來的。在這裏，西方各國太矛盾了。譬如英國，假使日本勝利，它的損失必大，可是它只採取了失敗的行動，和在歐洲一樣。它總算借了小款給中國，支持了中國法幣，但它和美國一樣，以軍需原料賣給日本，以運輸噸位供給日本，來幫助日本；它忍氣吞聲，接受了連二連三的侮辱。法國在中國南部以外有着極重要的殖民地，也是明顯地跟着張伯倫走。德國、意大利，若是日本勝利了，也要受經濟的損失；不過因爲受了政治的約束，只好不作聲。只有蘇聯是忠實於中國。它把軍火及別的商品賣給中國，不要現款，條件很寬。最近它和中國簽定商約，它不賣任何物品給日本，也不買任何日貨

。它在張鼓峯，擊退了日寇；在漁業問題中，它堅決的拒絕了日本的無理要求；最近它對於外蒙領土，也是很堅強的。這樣，它教訓了西方列強抵抗的方法。

六 美國的關心

在遠東衝突中，最有關係的，莫過於美國。美國國會，不肯禁運軍火赴日，算是不能反映民意。很多禁運軍火赴日的議案，提到國會，都沒有通過。中國不要美國兵替中國打仗。它自己正在打下去。可是它要求美國不要武裝日本，不要做屠殺中國人民的幫兇。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國不致失敗。它可以消耗侵略者，只要有充分的時間。它不願成爲日本的殖民地，退到農村封建主義的狀態中。中國不是勝敗的問題，而是要持久才能戰勝的問題。美國人願見中國這樣大的地方，被日本破壞成爲廢墟呢？還是以經濟力量援助中國，使戰爭結束，使中國獲得獨立呢？

蘇聯約翰·塔寧著 當日本作戰的時候 劉尊棋譯（每冊八角半）生活書店發行

蘇聯各報論中國抗戰兩年

雷生譯

——原文載六月廿六日出版之 MOSCOW NEWS (莫斯科)——

米卡洛夫論：中國抗戰兩年的總檢討

蘇聯米卡洛夫 (G. Mikhailov) 最近在「在國外」雜誌 (Krasnaya Zvezda) 上發表一文，對於中國兩年的抗戰，作了一番總的檢討。根據兩年來事實的分析，米氏在結論中說：日本軍閥幻想着前途光明的侵華戰爭，已經毫無問題地失敗了，這正是和他們企圖利用華北的天然富源以作其經濟基礎的夢想被粉碎了一樣。

米氏說：「日本侵略者原來以為攫得了華北，就可以緩和日本國內的經濟危機，並且可以解決軍火原料輸入的問題。

「當日本實行以武力進行侵略、中國開始抗戰的時候，中國的經濟就處於相當有利的地

位，一九三五年的財政改革給中國的幣制建立了一個極其堅固的基礎，加強了這個國家的經濟，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七年的豐收，更造成了普遍的上升的曲線。

「此外，在中國的政治上，更產生了一些有利的因素；於是，一九三七年，全國抗日統一戰線也組成了。

「的確，在那個時候的中國也還免不了有若干封建的餘孽存在着，它對於國內的情勢和軍隊給與了不良的影響。舉例來說，譬如中國的軍隊當時還未能組織成一個統一的軍隊，而仍是分裂成爲無數由各個將領統率着的獨立軍隊，這些將領們彼此間是不相融洽的；不過在這抗戰的過程中，中國已經把某些掣肘的軍閥完全肅清，而組織成了一個統一的軍隊，這已獲得全世界前進民族一致的讚美。」

作者更指出在這中日戰爭已屆兩週年的今日，中國獲得最後勝利的曙光，已經顯露出來了。

「第一，日本並沒有能够像它所希望的那樣，把中國的軍隊包圍起來加以致命的一擊，而將它完全擊潰。而且，恰恰相反，中國軍隊在這抗戰的過程中，無論是量或質的方面都有

着猛速的進步；而且在克服了若干缺點之後，現在是更加統一、更加有聯繫，並擁有旺盛的士氣和優良的戰鬥力了。

「日本企圖利用中國民族不團結與無組織的計劃，也沒有些微的成功；日益強壯而隊伍也日益堅定地增長着的抗日統一戰線，就是一個絕好的證明。」

「日本夢想着利用漢奸如汪精衛之流來破壞統一戰線的陰謀，也同樣地失敗了。」

「以八十萬死亡士卒的代價，日本在這兩年中究竟獲得了甚麼呢？」

「用極端相對的意義來說，日本算是獲得了百分之十二的中國領土。然而，在這些領土上，中國却有着一百多萬游擊隊和八十師的正規軍活動着。」

「由這一點看來，可知日本在其佔領區的地位，是極其不穩固的。然而，即使是這種所謂的「成功」，日本帝國主義也付出了極昂貴的代價。在中國的長期戰爭，已經使日本的經濟瀕于崩潰的絕境。若干明確的朕兆，已經顯示出來，日本的經濟正在走向一個極大的危機。」

「軍用品巨額的消費，已經把日本的現金準備耗損到幾及一半了。」

「日本的債務已經增加，捐稅也提了不少，而軍需原料、糧食和日用品，更是感到極端

的缺乏，日本民衆對於侵華戰爭的不滿與日俱增，反戰的思想在軍隊中尤其到處傳播着。

「顯然，戰爭的結果對於日本是毫無光明可言的，中國民衆很清楚地把握住了這一點，儘管中國失去了土地，可是今日的勝利者還是中國，而不是日本！」

「中國現在是努力保全和加強它的軍隊的實力，同時並消耗侵略者的兵力以及其後方的基礎。新的工業地帶已經在中國內地建立起來，以代替被敵人所佔據了的。目前在後方已有四百多所工廠恢復開工，專門供給前方與後方一切的必需品。」

「意志堅強的抗日陣線正在空前地加強着。中國的民衆已經團結、密合起來。他們已經渡過了戰略上撤退的階段，現在正在集中的力量，進行堅決的反攻。」

格立波夫論：侵華戰略的崩潰

格立波夫(G. Glebov)在消息報(Izvestia)上也寫了一篇題爲「侵華戰略的崩潰」的文章，檢討過去中日兩年來的戰爭。他說：

「日本在其佔領區域實際所能統治的，只限于大城市和沿鐵路線很窄狹的土地。而且，

即使在這些地方，日軍每天也必須要和游擊隊戰鬥，並因此而消耗許多人力與物力。

「日本這種侵華戰爭兩年來的結果，毫無所得，事實表明了日本軍閥速戰速決的戰略，是完全失敗了。日本的法西斯軍閥縱然把他們侵華的軍隊從原來的三十五萬人增加到五倍或六倍，把日本的國民經濟完全附屬於軍事的需要，花費幾及九十億元在這次戰爭上，甚至幾乎把現金準備和軍需原料的供給完全消耗了，他們也依然得不到預期的效果。

「中國仍然是在繼續抵抗，而且現在正準備着對遠東的侵略者予以最後的致命打擊。」

羅果夫論：日軍戰略的失敗

塔斯社記者羅果夫(V. Rogov)從重慶寄了一篇文章給「真理報」，論及在最近一個月中，日本企圖採用單方面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已經顯然失敗，而日軍進攻中國各地游擊隊的軍事行動，也普遍地證明是流產了。

「在中日戰爭進入第三年的前夜，中國有八十師的正規軍在日軍的後方活動，一百萬的游擊隊在日軍名義上佔領着的地區裏，建立了好幾處的堅固的抗日根據地。」羅果夫這樣寫

活，並且列舉事實來說明游擊隊在中國各地活動的成功。

「在戰爭第二年中，游擊戰的成功，可以由日軍「佔領」區內自始至終毫不鬆弛的反運動，以及統一戰線的繼續存在，和前線與後方國共合作的加強來證明的。托派——他們作爲日本的密探而參加上海四郊的游擊隊——已經毫無問題地暴露出來是担任日本の間諜。」

羅果夫氏更強調說明游擊隊活動正漸漸地成爲抗日戰爭的中心活動。

國民政府正在採取種種的手段，以鞏固游擊區的經濟。

「減低租稅、統制物價、政府機關大批收買農產品等等都正在進行着。地方當局更實行各種方法，如減少地租、減低債息、停止償還附敵地主的債務、照料游擊隊員與受傷將士的家族等等。」

此外，中國的民衆更參加對日的經濟戰。

「拒絕販賣食品資敵，拒絕購買日貨，以及拒絕接受傀儡政府銀行的鈔票，現在已經成爲中國民衆的特性；民衆對於漢奸和日本間諜，也正在拚命地和他們搏鬥。」

日軍在軍事上既然絲毫不能有所進展，於是便轉而取恐怖手段，與野蠻的搜查，來對付

和平的民衆，企圖以此來威脅中國的民衆，而助長他們投降的心理。日本的間諜更宣傳着陰險欺詐的「理論」，說是日本就快要筋疲力竭地從中國退出去，因此中國也用不着重整兵力集合軍隊來對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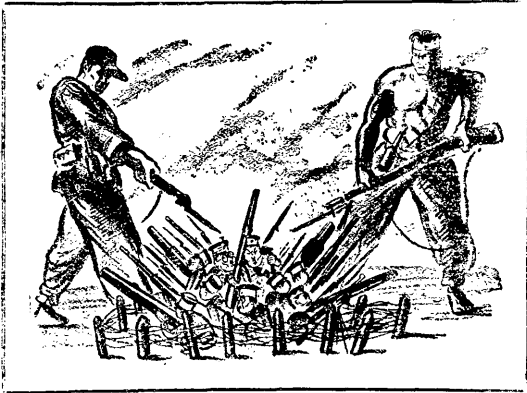
羅氏在結論中說：「抗戰的第三年已經來臨，中國政治情形正顯現着全國統一戰線力量的增長與鞏固。」

「全國統一戰線的敵人，投降主義者和失敗主義者，正在謀利用前線暫時的靜寂，和日本空軍殘酷的恐怖手段，以分裂中國的團結。不過，他們這種努力是失敗的，中國的兵力正是一天天更加強盛，而準備着總反攻的團結的中國民衆的力量，也更加強韌。」



眞慾者的悲劇

(法·Hermanite)



。攻圍的勇英隊軍國中



！了去出趕全完人敵把

蘇聯漫畫家筆下的中日戰爭

(蘇 · Moscow News)

日本作戰戰術的破產

厚非譯

——蘇聯軍事專家列維次基著，原載蘇聯消息報（莫斯科）——

兩年來中國戰事的總結，很肯定的顯示了培養將近七十年的日本作戰法的無用。過去一時期中的中國戰爭，日本人用最大的努力消耗着它國家的、人民的、經濟的和財政的資源，企圖實現包圍戰略。但是每次作戰的目的，沒有一次是達到的。只有消縮敵方的實力，才能成爲「速決」戰爭，爲達到消縮敵方力量的目的，日軍指揮部採用兩面包抄和包圍的戰略，但是這方面的一切努力，都毫無收穫；中國軍隊善於採用機動戰略，總能從在技術方面要強大得許多的打擊中脫逃出來，中國軍隊保存着自己的實力，現已走上抗戰第三年的道路，並且仍舊是在充分有備無恐的狀態，準備爲祖國的獨立，繼續進行堅決的鬥爭。

日本人希望用叛變、間諜、收買來補充他們的戰略，這些希望也沒有能夠實現，因爲在

今日的中國，和日本人對立的並不是舊式的僱用兵，而是決心保衛祖國的新興的中華民族。日本作戰法的破產，是毫無疑義的，兩年來沒有獲得一個接近持久戰的結局的決定的勝利；日本軍隊用最大犧牲的代價，佔領了中國領土的一部份。然而日本的統治階級，也十分明白，土地不能決定勝利與否，如果敵軍還保存着，如果在敵國生長着民族解放戰爭的強大的反抗的浪潮。關於這一點，歷史的教訓說得很清楚：卡爾王十二和拿破侖一世曾經佔領了俄國土地的廣大領域，但是最後却並不是他們慶祝勝利。

對華戰爭給予日本莫大的失望，「速決」戰爭沒有成功，隨着中國軍隊抵抗力的生長，日軍進攻戰事的速度也日益緩慢下來，兩年疲憊的戰爭之後，日本人碰到了全面的戰線，在戰線那邊，一同和軍隊站立着的是充滿着抗敵熱情的英勇的中國人民。而在搶掠者的後方，游擊戰爭日益擴大的展開，纏住調入中國領土的所有日軍三分之一，使之不能在前線作戰。中日戰爭的局勢，顯然表現日本軍事思想的危機。在機動戰中作戰既屢告失敗，於是只得去穩定戰線，戰線形成沒有遠景的素描，依照已經破產了的戰略所指示的方法，這是無論如何不能達到決定的目的。

從歐洲課本裏抄襲來的兩面包抄戰略的空洞的圖型，在中國戰場上並沒有收效，而且日本軍事思想又不能爲逃出已經形成的絕境，爲找尋出路，獨立的創作其作戰方法。如果每一個戰爭的新條件造成重新解決戰略與作戰問題的前提，那末日軍指揮部的軍事思想，在毫無進展的戰爭中，本已消耗殆盡，現在更是毫無收穫了。包圍戰的失敗，把日本將軍們從平衡中拖了出來，剝奪了他們的創作力，以及爲重新解決軍事技術問題所必要的冒險心和決心。

這一代的日本將軍，都是前一代老輩的忠實的因襲者，而日本前代的將軍在軍事技術方面並沒有給日軍貢獻一個新人，也沒有一個成功的領導者，也沒有一個軍事思想家；在日軍的全部歷史中，日軍的將軍只是外國教師的直接門生。日本政府很注意軍官出身的「清一色」。永遠不許其他階級的代表登居指揮者的地位，也許其他階級倒能給反動愛國主義的軍閥的陳腐空氣裏，滲進活的泉源。

不信任和失望日益深刻的侵入日軍內層。日軍的頑強性顯然是削弱了。廣大士兵羣衆對於搶掠戰爭日益不感興趣，侵略者是想藉這戰爭使日本上層統治階級富裕起來，而同時兵士和他們留在三島上的家屬却受「非常時期減食」的待遇。

在戰線上的某些地段，日本人已改取守勢，日軍的戰鬥行動時常只是爲了在陣線上「推開」敵方，目的並不很大，達到這種目的，也不會給戰爭的一般進行有什麼影響，在個別地方作進攻的企圖，時常被中國軍隊的反攻打得粉碎。

進攻的自發性，顯然已經轉到中國軍的手裏，中國軍隊在兩年的戰鬥中已經鞏固、鍛鍊，驗成長成爲統一強大的機體，並有英明的領袖領導着。中國軍隊積蓄了戰鬥與組織的豐富經驗，他已經把自己的隊伍重新改造，把自己的戰術改造得能够適應日軍的作戰方法，中國軍隊已經擁有高度的機動戰略的能動性和戰術的敏捷性。中國戰鬥員的精神狀態，處在極高的高度。在正義戰爭中，全國民衆的奮起，產生了千百萬的英雄，他們都決心犧牲在爲祖國解放而進行的戰鬥裏。

新興的中國軍隊，已經會在戰線的各段給予日軍不少失敗，把敵人禁錮在陣綫上，不讓敵人部署之後再作大的進攻。同時中國人民的遊擊戰爭，日益含有威脅的性質，使日軍後方的工作停滯，消滅個別作戰的敵軍部隊，並且不讓敵人支配佔領區域。

中國人民一致奮起保衛自己的祖國，中日陣線上的大變化是顯而易見的。偉大中華民族

的解放戰爭的新時期已經開始了。

可以預料，日本爲達到勝利，還要拿出不少氣力，日本報紙上時常反覆號召人民「準備新的、更艱重的犧牲」，戰勝中國不僅是奴役中國人民和變中國爲日本殖民地的問題，戰勝中國是日本人準備作進一步掠奪戰爭的大計劃裏的重要方策之一。

例如，據日本人的意思，華北必須作爲他們所準備的新戰爭的補充戰場，用日本式的作戰法，展開軍隊；「色當」戰略的信徒——日本將軍，打算戰爭一開始，便把軍隊作這樣的佈置，因爲這樣，可以對於敵方主力的側面造成威脅，一開始時的佈置，就必須保障兩面包抄的戰略。

滿洲的戰場，在日人所準備的新戰爭裏，只居於發動的地位，不能適合日軍指揮部的戰略計劃，滿洲的邊境是形成包圍的形勢，這使日本人在戰爭一爆發的時後，就不得不作內戰的活動，這是絕對不能符合日本作戰法的，因爲日本的作戰法是線外活動。所以爲了實現日軍指揮部的戰略計劃，就必須擴大發動戰爭的戰場，以便更廣泛的佈置軍隊，如果在北滿舉行包圍的戰略，必須舉行幾次附加的冒險戰役，但是假使把大軍集中在「借用」的華北，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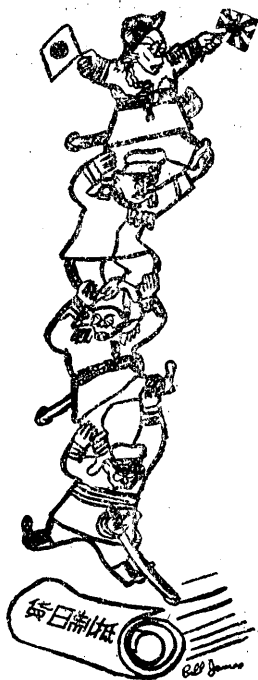
未依照已經破產了的日本戰略家的意見，可以對於未來敵人的右翼，造成威脅。

然而日本侵略者的掠奪幻想，非但不能在「大規模的計劃」中實現，並且在這次他們進攻中國人民的戰爭裏都沒有能够成功，和中國人民作戰，對於日本侵略者已經是不能勝任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中國擴大着、鞏固着。偉大中華民族的正義的憤怒在滋長着，牠激起了堅強的意志，務要擊潰敵人。現在正積蓄着戰鬥的力量，以備將來對敵人作堅決的進迫。

中國軍隊指揮部作戰計劃的勇敢，正規軍和遊擊隊的果敢與剛毅，全體中國人民的多方的援助，中國人民日益強大的統一團結，保障了中國人民必然會戰勝已經侵入而無力的日本侵略者。

(轉載八月六日香港星報)

侵略者的碰壁



(美·Daily Worker)

日本感到了侵華戰爭的緊張

期 冰譯

航運困難與勞動力缺乏爲日本的两大弱點

——美國經濟學家，前中國國民政府經濟委員會顧問

問 Kurt Block 作，原載七月號 Asia 月刊（紐約）——

中日戰爭使得一切戰地記者和軍事家覺得有點玄妙，他們也許會提出下面幾個問題：（一）爲甚麼日本不集中它的兵力來貫徹其殲滅中國主力軍隊的目的呢？（二）爲甚麼日本在戰爭的序幕剛揭開時，不調動大軍來掃盪山西戰場的八路軍呢？（三）爲甚麼日本在徐州之役，不能夠像他們的戰地通訊所預料的把「蔣政權」澈底消滅呢？（四）爲甚麼日本對山西、江西、廣東這三個地方的總攻，會在本年四月停頓下來呢？

這裏有一個帶着心理學色彩的答案，就是：誇大和狡猾的日本將官，老是坐井觀天，以爲中國並沒有抵抗力量，因而不肯調動大軍來與真正的中國武力抗衡。這個答案是有多少道理的，在日本潛在戰鬥力的弱點中——所謂弱點，就是指那些因「脆弱」而形成的，對軍事總效率發生障礙的因素——日本大將之缺乏魄力，自然是最重要的。一個。

在現階段，想對中日雙方的戰略及其參謀人員作一個有根據的批判，自然是未到相當時期。關於中日雙方的軍力和裝備，我們還未得到正確的報道，大多數的戰地消息都是空虛而帶有宣傳性質的；同時我們雖然得到一些戰爭的概況，但在目前還不能作任何結論。日本方面不斷的更換主帥，正顯示着它對戰果之不滿；反過來說，這也可以說是日本人企圖一試身手，不斷作自我批判的嘗試呢？對於一切心理學的見解，我們別忘了「心理學是一根兩端的棍子」這句話，它是可以作兩方面的解釋的。

我們剖析日本軍力，並不是全靠那些敘述日本在中國戰場的軍事行動的直接報道。日本國內的一切，對軍事局勢及其影響是直接而又嚴重的，這總會給我們好些研究的資料。

我們從這些事實得到一個解釋，那就是：日本侵華的軍事行動是相當脆弱的，同時由這

些事實，我們也可以恍然大悟爲什麼日本在張鼓峯事件以及最近的漁業問題會對蘇聯讓讓到這個田地。

日本想有事於大陸，是一定要渡海遠征的。日本最後一次的大陸長征，剛在德川時代過去之後，就是豐臣秀吉的討伐高麗；這一次，日本起初還打了好幾次勝仗，後來卻一敗塗地，原因是高麗海軍大部份爲裝甲的樓船，配備新式，它一舉而擊敗了日本海軍的主力，同時威脅着日本本部和遠征軍的交通線。三百年後，日本海軍一鳴驚人，在一八九四年擊敗了中國，一九〇四—〇五年又擊敗了帝俄。

這些史實把日本在遠征大陸時的威力和弱點完全暴露出來。日本的威力就是它的海軍。由於地理的限制，日本一定要把它的軍隊和給養遠渡重洋地輸送到大陸來——這就是它唯一的弱點。日本的軍事行動完全要倚賴着海上交通，日本越深入大陸，它對海上交通線的倚賴就越深；它的海岸根據地越多，那麼它的軍隊就需要更多的船隻來輸送給養。因此，日本的航業是含有很重要的軍事性質的。

中日戰爭爆發後，日本已動員了它的商輪。姑無論中國的抵抗是有意的或盲目的都好，

他們的軍事行動已給日本航業以一個嚴重打擊，上海戰爭已證明了這一點，當時日本為進攻上海起見，不能不把華北的軍隊抽調出來。

據日本官方統計，中日戰爭開始的時候，日本商輪的噸重量為四、四七五、〇〇〇噸。這個數字是不大正確的，因為大約有四十萬噸的日本商輪，它們為着逃避政府僱用起見，曾在中國政府註冊。戰爭開始半年後，這些逃避徵用的商輪大部已重向日本政府登記。同時日本船塢也製成了四五〇、〇〇〇噸的新船；一九三八年七月杪，日本商輪的總噸數已達五、二六五、〇〇〇噸，其中大部份為舊船。

這些商船的分配是很為奇特的。本來，日本商輪的航線多數是沒有一定的，有確定航線的只佔一小部份而已，中日戰爭爆發的時候，日本商輪行走一定航線的只有一百萬噸，還不到全數四份之一。同時因為進口限制和出口減少之緣故，商業狀況一天比一天壞，因而行走一定航線的船隻，便減少了百分之二十，約減至八〇〇、〇〇〇噸。

日本航業的另一個特色，就是海岸航業在國內交通上佔一個很重要的位置。島國的日本，自然以發展海上交通較發展築鐵路為好。日本商船行走國內各航線的——包括與高麗、滿洲

、中國的貿易——佔全數四份之三。日本航業的發達並沒有引起鐵路交通和它競爭。自從一九三七年秋天以來，因為貨運擁擠和時間失誤的緣故，日本鐵路的載量差不多都是過額的。

自從中日戰爭開始後，軍部以高價封用商輪。爲了這，國內航業的僱脚和「特准僱脚」跟着提高；在另一方面，國外航業自從一九三七——三八年營業衰退後，僱脚和「特准僱脚」跟着低減，於是大部份行走海外的船隻被抽調回來。由於適應軍事的需要，日本航業開始進入一個特殊興盛的時期。

一九三七年八月，軍部所僱用的船隻竟達七十萬噸；在另一方面，行走國內航線的船隻減少了百分之三十，由於噸位減少的緣故，僱脚竟提高了百分之二十。軍部所僱用的商船到去年十二月竟增加到一、二五〇、〇〇〇噸，差不多達日本商輪總噸數四分之一，而國內航綫缺乏船隻的現象，還是繼續下去。在目前，雖然有很多行走國外航線的船隻，因為僱脚和「特准僱脚」繼續低跌而被抽調回來，可是國內航線的僱脚和「特准僱脚」仍再繼續上漲百分之二十五。日本政府既感到船隻缺乏，就不能不租用外國輪船來補救。一九三八年春，爲日本僱用的外國商輪達五十萬噸之多。

日本航業的緊張局面，顯然是中國軍隊在上海英勇抗戰所做成的。南京陷落後，日本按兵不動，因而航業的緊張局面便鬆弛下來。在這個時期內，一方面使中國重新準備抵抗，一方面却使得日本商輪擺脫了它的重負。日本軍部藉駐華德使館的拉攏，與汪精衛及其黨徒們暗中談判和平；這一幕把戲不獨對中國相當重要，并且對「戰勝」的日本也是相當重要的。直到一九三八年秋，軍部放回的船隻已達僱用總數的三分之一，而日本國內航線的貨船使相對地增加起來了。這個局面從相持不下的徐州戰役反映出來。日本軍部僱用多量商船的結果，未嘗不令國內經濟情況較為好轉。但在另一方面來說，那是十分冒險的。由於缺乏運輸船隻，日本便不能調動大量的軍隊來充分包圍華軍，結果日本人在徐州之役終於不能得到預期的戰果。

日本在徐州之役雖然取得了戰略上的勝利，但在軍事上卻不能不說是失敗了，這麼一來，日本人又下決心再來擴大它的軍事行動，因為它看出歐洲的外交局面必然會引起九月間的危機。日本人要進攻漢口和廣州，還要僱用七五〇、〇〇〇噸的商船。同時爲了增援漢口和預備推進至長沙，更要調動大批運輸船隻。一九三八年十二月，軍部僱用的船隻竟達一、七

五〇、〇〇〇噸之多。那時，日本又中止了軍事行動，再玩玩外交和陰謀的把戲。一面是汪精衛從重慶飛到河內，發表通電主張和平；另一方面，日本人極力慫恿吳佩孚出山。這麼一來，船業的緊張局面又復鬆弛，而國內航線缺乏船隻的現象也得到解救了。

當時華北和偽滿的建設開發運動又需要大批船隻來運輸原料。那時，日本向北歐航業國家僱用的輪船達九十萬噸。其中英國商船佔四六六、〇〇〇噸，挪威佔三〇二、〇〇〇噸，其餘一三〇、〇〇〇噸是從中國、瑞典、丹麥、希臘等國僱來的。我們也許可以說，日本在漢口和廣州所得到的勝利，其運輸方面所需用的船隻，差不多有一半以上是由歐洲各國供給的（意外地，德意兩國的商船都未被僱用，這是很值注意的）。美國商人把軍用品賣給日本，英國航商又把商船租給日本，幫忙它在進佔漢粵兩地的軍事行動，這兩件事實的重要性是互相輝映的。

本年四月，中國軍隊發動反攻，同時又削弱了日本和大陸間的軍事航線。中國人在津浦路和那聯絡平漢路和隴海路的新築的開（封）信（陽）鐵路的罷工潮，破壞了日本軍隊在大陸的交通線；那在日本方面本來是用來代替海上航線的。這麼一來，中國人對日本潛在戰鬥力最

弱的一環，又施以一個嚴重的打擊了。同樣華軍在廣州外圍的反攻也達到了這個目的。顯然地，中國軍事家看出這一點，那就是：深入腹地的日本遠征軍和它們本國的聯絡是要倚賴海上交通線來維持的，這正是有被擊敗可能的一個弱點。

日本所以能够不斷這在大陸推進它的軍事行動，未嘗不是因為它能够在外國航商租得船隻這緣故；反過來說，中國之完全缺乏海軍和空軍戰鬥力薄弱，也是一個緣故。如果中國有二十四艘指揮得宜的潛艇，那麼便會展開了另一個新局面。聽說蘇聯駐泊海參崴的差不多有六十艘以上，在黑龍江出口附近，潛艇集中的數目更不知有多少；同時在彼得羅巴夫羅夫斯克(Petrovavlovsk)和堪察加兩個地方，也駐有相當數目的潛艇。這些潛艇的威力，再加上蘇聯飛機遠航的不可測的轟炸力，我們不難看出日本的航運實在是軍事上和外交上最脆弱的

一環。

日本潛在戰鬥力的另一個弱點，就是人力的缺乏。研究人口問題的日本學生，天天在討論這個問題，他們都承認人口過剩是日本「擴張」的主要理由（真倒幕，他們大部份不懂得「人口過剩」的正確定義）。儘管日本人說它們國內勞動者過剩，可是日本國內的擴軍運動

和偽滿的開發，正超過日本生產工人和熟練工人的供應。工人缺乏的問題，在兩年前既來得這樣嚴重，結果日本國內便來了一個罷工風潮——這在後來終於獲得勝利。工人的勝利在航業方面尤其是顯著，他們的工資都提高了許多。

戰爭爆發後，勞動力缺乏的問題愈來愈嚴重。日本官方承認日軍死傷甚微，於是一面大批青年被徵入伍，一面軍部又藉口中國事變提出擴軍計劃，打破議會的限制和輿論的不滿這兩重難關，把日本的軍備一天一天的擴充起來。關於這，有一本日本刊物說得好：「兵工廠、海軍船塢、飛機製造廠、以及商辦的兵器廠儘量的從農村、店員階級、各工業部門以至年紀較大的男女收吸過來，叫他們製造軍火。」「勞動者缺乏」這問題，不獨打擊着日本，並且打擊着朝鮮和偽滿。尤其是在根基未固的「滿洲國」，日本的「移民限制」對一九三七年所施行的五年計劃發生缺乏工人的影響。目前這個問題更比以前嚴重，於是日本便儘可能地從華北各地源源不絕的輸送華工到滿洲去。

特別受打擊的，不獨是軍火工業以外的各工業部門——它們的功用，就在製造輸出品來換取外匯，因而并不能照一個目光如豆的軍人所盼望的限度，來把它們的活動壓制下去——

和貧困的中產階級的商人和技師，并且連主要工業如造船和鍊鋼業也受着影響，因為他們既不能按照原定計劃擴充，亦不能適應陸海軍的需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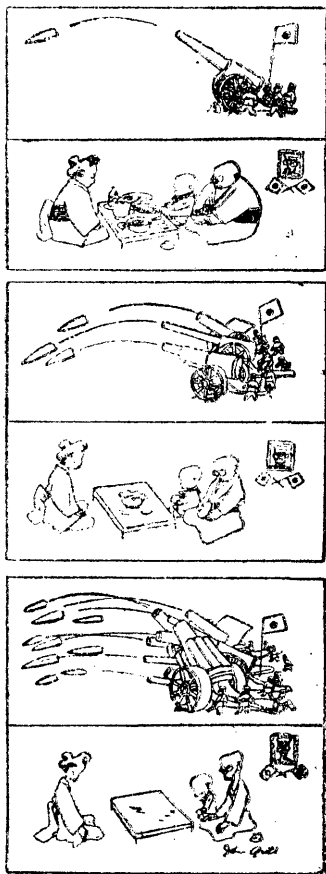
「勞動者缺乏」的結果，使日本的經濟日趨窮途。日本非常幸運，恰巧在中日戰爭前世界各地物價飛漲，如果日本在戰前沒有屯貯大量的物質，也許它的金融和經濟狀況會比現在更爲糟糕罷。

日本殖民政策的新貿易主義，已經是自食其果了。如果日本對製造業的發展不加以限制，同時不限制把熟練工人供給於朝鮮和偽滿，那麼它的工業生產勞動力的供給也許會更充份，而其質素也許會更好一點吧。可是日本不此之圖，結果就受着勞動力缺乏和勞動效率減低的痛苦。軍火業工人極端缺乏，聽說他們所要求的工資和內閣各相的薪俸相等呢。

在歐美列強看來，中日戰爭只是一個小規模的衝突，只是一場小戰爭而已——至少在戰事爆發的時候，他們的觀感是如此。不過無論如何，這一場仗已令日本經濟陷入一個困境。戰爭的結果不獨會到勞動效力減低，而且影響到日本農產品的輸出。大量的農民從農村裏湧出來，有些到前線當兵，有些到都市去當工人；同時各種肥田料也相當缺乏；這兩種原因，

使得日本的糧食生產受到很大的打擊，同時使得航業的局面也緊張起來。目前絲價上漲，就是因爲去年繭繭收成減少和農村缺乏勞動力的緣故。

中國的抵抗愈久，日本潛在戰鬥力的兩大弱點——船隻和勞動力的缺乏——所受的影響就愈深。征服東亞這一個奢望，自然會令日本感受相當的痛苦。中日戰爭已把日本的兩大弱點暴露出來了；同時，日本對蘇聯的隱忍退讓，正指出它的領袖們未嘗不知道這些弱點對他們力量所發生的限制是什麼樣的呢。



哀悲的民人本日

中日戰爭雙方傷亡統計

——至一九三九年一月一日為止——

甲·日本方面

侵華日軍	一、三〇〇、〇〇〇
滿洲日軍	三〇〇、〇〇〇
日軍傷亡	六〇〇、〇〇〇
日軍戰死	二五〇、〇〇〇

乙·中國方面

中國作戰部隊	三、五〇〇、〇〇〇
中國游擊隊	約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中國軍隊死傷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中國軍隊戰死	六〇〇、〇〇〇
敵機轟炸下華民死傷	一五〇、〇〇〇
華人死亡	七五、〇〇〇
難民	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美·P. Jaffe調查)

戰爭二週年日本物資的恐慌

周新譯

——蘇聯 U. Motylev 教授作，原載七月

二十四日 Moscow News (莫斯科) ——

多少年來，日本會準備着一次「大戰」。但日本軍人却始終沒有料到，一次對華的戰爭，會是他們所準備的一次大戰；然而，目下整個世界都能看到，帝國主義的日本，在它進攻中國的時候，已經使它自己牽進了一次長期的「大」戰。

日本政府現已違反了牠原有的目標，不得不逐漸動用了牠的大量軍事儲備，榨取牠所有的經濟富源。結果，日本的經濟，業已達到一種戰時的狀態，而日本軍人希望掩藏着該國戰時經濟的弱點，便已繼續的顯得困難。

一 軍事原料的缺乏

日本戰時經濟的一個弱點，便是由日本帝國主義擴張結果，直接所造成的軍事原料供給的缺乏。大自然會慷慨地賦予了日本必需的和平勞力，但日本軍人所注意到的，却並不在於日本勞工大眾的和平勞力。他們希望征服亞洲大陸，取得世界霸主的地位，至就軍事原料而論，大自然却完全忽略了日本。

舉一個例，日本海空軍和機械化部隊，需要着大量的煤油。據和平時期的估計，日本的煤油需要，約達三百萬噸，至戰時增至七、八百萬噸。但日本所有全部煤油產額，每年不到四十萬噸。

日本帝國主義者固然曾經採取有力步驟，從間接的方式來解決這個問題。過去所開掘的油礦，均曾設法保藏，以供戰時的用途。由煤與頁岩，從事大規模出產人造燃料，並採取步驟，利用菜油來充作燃料。

然而這些手段，至多祇能供給海軍以相當數目的重油，但決不能實際減輕了整個煤油缺乏的問題。

而且，日本並不出產天然橡皮，而調合橡皮的製造，也很少發展。除了銅之外，日本並

無任何大量非鐵五金。同時，在日本和日本的屬地中，很少焦煤、棉花和羊毛，而且，在戰時，日本的鐵塊、木軟漿之類原料，也感受了嚴重的缺乏，並不是因為日本沒有這些原料，但因為要以足夠的速率來增加生產，以應戰時的需要，却就非常困難。

日本帝國主義者認清了在一次「大戰」發生之時，原料問題的嚴重性，因此曾經化費多年功夫，特別積聚了各種不同的原料儲備，以供戰時之用。但日本在中國着手的這次「大戰」已達兩年，此次戰事規模之大，使日本的原料儲備（其詳細情形見後），不得不造成大量的消耗。

關於此點，日本的對外貿易狀況，是有着重大意義的。日本為補充其所缺乏的原料供給、並滿足其急切的軍需品起見，便必須增加其戰時的輸入。但輸入的數量，顯然賴於——如果我們除去信用借款，這在日本是很少得到的——輸出的數量，以及它的現金準備。

另一個因素必須加以顧到的，就是日本對偽「滿」和在華佔領區的貿易，由於在這些區域之內，日圓集團佔有優勢的緣故，因此並不能成爲一個重要的外匯來源。而其較有意義的，就是在一九三八年，日圓集團輸入增加百分之二六，其他國家的輸入減跌百分之三七，而

全部輸入減跌百分之二八。同年，對日圓集團輸出，增加百分之四七，對其他國家輸出減跌百分之三六，全部輸出減跌百分之一三。

如果我們以日圓集團劃開，單就日本與其他各國貿易而論，我們看到，在一九三八年，日本貿易入超六二三、〇〇〇、〇〇〇圓；一九三七年入超數為九二二、〇〇〇、〇〇〇圓。因此，一九三八年日本對外匯國家的貿易，不但減跌，而且入超甚大。

現在從原料問題的立場，對於各種商品輸入的原動力，可以得到一個有趣的研究。

日本戰時與平時特種原料之輸入（註一）

戰時原料（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鑽石與五金	三七五	九〇一	六六二
煤油及其他	一八四	二八〇	三二〇
機械	九二	一五九	二二六
汽車等	四四	五八	六二
總計	六九五	一、三九八	一、二八〇

全部輸入之百分率

二五

三七

四八

平時原料（單位百萬圓）

一九三六

一九三七

一九三八

生 棉

八五〇

八五〇

四三六

其他植物纖維

三七

四一

二七

羊 毛

二〇一

二九八

九四

橡 皮

七三

九九

五一

木軟漿

六七

一一七

四二

木 料

五六

六五

二八

總 計

一、二八四

一、四七〇

六七八

全部輸入百分率

四六

三九

二五

上表顯示，一九三八年內，各項輸入幾乎均有銳減。我們不能忘記，「平時」原料，在戰爭之時，亦大量充作軍事的用途。日本的輸入貿易，既然普遍銳減，但煤油與機械的輸入

，均有增加，此可見日本煤油問題的嚴重和機械業的薄弱無力。

在戰爭熱烈高張之時，日本的原料輸入，竟較一九三六年的水準尤低，這祇有一個解釋，就是日本政府已無力輸入牠所亟需的原料。

一九三八年，日本原料的消耗費，無疑增加，而輸入的銳減，可以證明此點，在輸出的困難和金準備的緊縮的壓迫下，日本帝國主義者現已不得不大量動用他們的特殊的軍需儲備。因此，在一九三八年，日本的軍事原料儲備，無疑已開始迅速耗去。原料的問題，在本年已可怕地呈現於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面前。

形勢的嚴重，又因日本金準備的慘減，而見加劇。一九三七年，日本輸出金圓八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圓（註二），以抵償它的輸入和其他國外支付；一九三八年，它輸出金圓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一九三七年，戰爭開始之時，日圓正常金價，減為二九〇毫）。目下紙幣發行的金準備，其正式的數額為五〇一、〇〇〇、〇〇〇圓。再，現在日本及其屬地，金的產額，估計每年約為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此外，日本也許還有二、三萬萬日金的基金，以為接濟原料輸入，供給輸出業部門之用。

因此，日本全部現金準備，約爲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意思就是，即使它取消紙幣發行的金準備，它也能照過去兩年來的比率以現金償付輸入，約維持一年之久。

然而由本年最初四月的數字顯示，即在目前，日本也不得不輸入多於它的輸出。在一九三九年最初四月中，日本的輸出爲八四七、〇〇〇、〇〇〇圓（日圓集團包括在內），而輸入之數爲九一九、〇〇〇、〇〇〇圓。如此則輸入超過輸出七二、〇〇〇、〇〇〇圓。但如果除去日圓集團，日本應以現金抵償的入超之數，單從一月至四月，實際超過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他們的戰時需要的壓迫下，於是便不得不更進的動用他們的現金準備。

日本既不能得到信用借款，同時又祇有很少現金準備，可以抵償輸入，因此便不得不強制輸出。然而軍需品範圍龐大，因此便不得利用一部分輸出工業，以爲戰爭的用途，於是遂使這個工作，發生極大困難；而且，在日本的輸出貿易中，又有極大一部分是以輸入原料製造的商品，如紡織品、羊毛品、橡皮及其他商品。同時，這些商品，並非全部推銷國外，而有一部分，即在戰時，也是推銷於日本本部和日圓集團內的，而這不能造成購買外國原

料所必需的匯兌價值的。

二 力求減低消耗

鑒於原料問題的嚴重性，日本便曾採取各種手段，減低一切用於非軍事用途的原料消耗，大部分消費者的商品，業已禁止鐵的消耗；以非鐵五金消耗於非軍事的用途，業已完全禁止，同時，棉花與皮革，祇能用於軍事或輸出的用途，羊毛在百分之五十甚至百分之五十以上，均以人造纖維來替代。許多橡皮物品，以及石油精和其他原料，均已禁止。因此，限制非軍事原料之消耗，已經到了無可再甚的地步。

以在華佔領區的自然富源，來滿足日本的原料需要，其情形却又怎樣呢？

第一、由一九三八年對外貿易顯示，剝奪中國的原料富源，既沒有改變上述日本輸入的衰減，也沒有能實際抑制了這樣衰減的趨勢。日本目前從中國所得到的煤和鐵，決不比之戰前為多。同時，日軍對中國佔領區內的棉花和羊毛富源，雖然加以無情的剝奪，但自一九三八年來，日本這些原料的輸出，業已跌至半數，甚或不到半數。即在一九三八年日圓集團，

祇有供給了百分之二一日本的輸入，其餘五分之四都是從其他各國輸入。

第二、在中國佔領區內的許多重要原料，或是完全沒有開發，或是雖加開發，而為數非常有限。在這些區域之內，沒有橡皮，煤油產額甚少，若干種非鐵五金，完全缺乏。要增加在中國所能取得的原料產額，需要大量的投資。

第三、也許是最重要的一點，日本侵略者的力量，祇有達到他們在華佔領區內的極小部分。偉大的華軍游擊隊在中國佔領區內活動的時候，開發出有的礦山、鑛山，利用農業原料的儲藏，使受到了絕大的障礙。

以上各點，可見在華佔領區域，對於日本的嚴重的原料問題，決不能造成任何實際的解決。

× × × × × ×

日本帝國主義者現已為中國的戰爭所困累，而他們在此次戰事中所遭受的困難，現在一天加甚一天。他們現正希望設法着手一次更大規模的軍事冒險，來解除他們繼續增長的國內外的困難。

從軍事的立場論，日本還有軍需儲備和軍力，尙未充分用於對華的戰爭中，如海軍、空軍等等，這使日本帝國主義者發生一種推動，對其他國家着手敵對的行爲，以爲制止他們援助中國、妨礙日本劫奪中國的土地。

由此可以假定，日本遲早必將奪取鄰近國家，特別是南洋各地（荷屬東印度、法屬安南、英屬馬來、菲律賓等）的原料富源，以爲解決它的困難。在這些地方正富有着日本在這「大戰」中所最需要的這些原料。帝國主義日本之奪取中國南海的斯巴特萊島，顯示牠在太平洋的這一部分，正在準備着一次新的冒險事業了。

【註】：（一）*Far Eastern Survey*, May 24, 1939, P. 124.

（二）*The Oriental Economist* No. 5, P. 294-295. 據該雜誌稱，一九三七年黃金輸出爲八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一九三八年爲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圓。但由各項數字分析所得（並爲多數外國專家所承認），一九三八年黃金輸出，不下七五〇、〇〇〇、〇〇〇圓。

中國抗戰兩週年

邵宗漢譯

——譯自十月八日英國「經濟學者週刊」(倫敦)——

中日戰爭已經進行了兩年，這是一個直接牽涉到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偉大戰爭，如果不是爲了一個規模更大範圍更廣的戰爭，威脅着歐洲，要使西方列強都捲入戰爭的漩渦，中日戰爭將繼續吸引着全世界的注意。在目前，中日戰爭對於英國，只是因爲英國的一個租界遭遇封鎖，遠東問題才又顯示其重要性。這種以英國爲中心的世界觀，對於我們固屬很自然，可是，「在未來的歷史家看來，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民的命運，却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最大的一個事件啊！」

歐脫萊女士在她的新著「中國在抗戰中」(China at War)一書中，對於中國方面的情形，敘述至爲動人，她把去年在中國親自閱歷所得的經驗，和對於遠東政治活動因素的分析

，互相配合，互相參證。她訪問南昌前綫的陽新時，正在日本飛機大舉轟炸以後，「平民慘遭死亡者至共有一千人。他們既無防空壕躲避，又無高射砲或驅逐機保護，一任日本飛機的擺佈。」到處是斷肢殘骸，到處是灰瓦瓦礫，轟炸後的陽新，直是慘不忍觀。然而更令人髮指的，則為潯暑中碧綠原野間所發生的恐怖。日本的「飛將軍」在轟炸市區、掠過郊外的時候，竟密集掃射機關槍，使躲藏的平民無法逃避，而犧牲於槍彈之下。」

這一幅圖畫表示出中國人民抵抗侵略的戰爭情景。中國人民究竟爲什麼要繼續抵抗，他們的敵人究竟爲什麼要侵略呢？要答覆這一個問題，最好先瞭解日本的基本目標：

「建立東亞新秩序（其實是擾亂東亞新秩序），阻止中國的工業化與現代化，破壞中國政治上的團結統一。」

日本進攻中國的主要動機是要阻碍中國進步，使之不能成爲一個強國，在這一點上，日本侵略中國的戰爭跟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的戰爭以及德國的兼併捷克，根本異趣。因爲不論阿比西尼亞也好，捷克也好，這兩個國家都沒有成爲一等強國，與德意互爭一日之短長的可能性。可是中國在一九三七年就已經踏上了復興的大道，其轉軸點則爲一九三五、三六年

冬季英政府財政顧問李滋羅斯爵士的訪問中國。李滋羅斯爵士的行動，以及英國銀行協助中國改革幣制的措施，在日本的心中視爲英國已經放棄了傳統的親日政策，中國在鞏固財政金融地位的新基礎上，即將獲得外國的大批的借款，以從事大規模的工業化，「在日本統治者看來，實在是最可怕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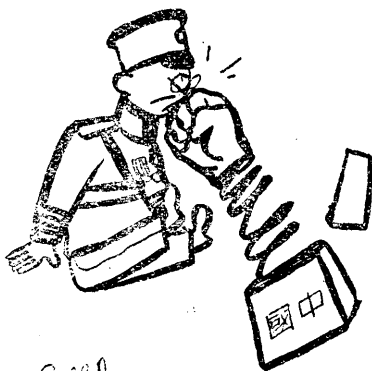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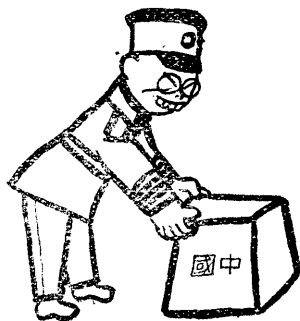
現在中日兩國的戰爭，逐漸從武器的對抗轉入經濟的競賽，日本在經濟消耗的泥淖中，愈陷愈深，憎恨中國人的情緒，逐漸變爲憎恨英國人的情緒，因此，我們重提李滋羅斯爵士來華的事情及其重要性，實在很適合時機。最近有一很有地位的日本人說：「我們不是和中國作戰，而是和英國作戰。」這並非一句空話，天津的危機已經充份表現出來了。英國故意不執行任何制裁，以便利日本作戰，英國與美國同負以大量軍用原料品供給日本的責任，可是，日本還要埋怨英國，認爲後者妨害它征服中國的行動，似屬荒唐。不過，事實上，英國對華財政金融上的援助，確乎是使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一個十分重要的因素。因此之故，現在有許多日本人，深信如欲取得勝利，唯一的方法是用壓力驅逐英國，並以威脅的手段，迫使英國放棄支持中國的政策。日本如欲取得征服中國的成果，必須排斥外國、尤其是英國的

在華利益，因為中國倘開放門戶，給予各國以自由貿易的機會，則以日本在工業上和原料上的弱點，一定無法競爭。中國工業化的結果，需要各種生產工具，但由於日本重工業的不發達，又一定不能够和英美德各國競爭。所以，日本的目的只是要使中國經濟成爲日本經濟的附庸，關鎖中國的門戶。

日本的政策不僅與英國的經濟利益背道而馳，同時與德國的經濟利益也是互相矛盾的，這一點從德國對華貿易數字上可以看出（在此次戰事爆發以後，德國對華貿易日趨降落）。事實上，德國的實業家對希特勒勾結日本、犧牲遠東商業的這一個政策，都不表示歡迎。德日兩國的聯合究能保持多久，至少從這一點上看，是大成問題的。德日兩國的聯合，第一由於日本顧忌美國而遲遲不敢使之成爲軍事同盟；第二由於在兩年來的侵略戰爭中已經弄到筋疲力盡的地步，對於德國實在沒有多大價值的了。德國雖然並未跟日本正式破裂，但絕無放棄中國的意旨，恰恰相反，却有緊密對華關係的跡象，到一九三七年年底爲止，供給中國軍火最大的是德國，自從今年三月間成立物物交換協定以來，中國輸入的軍火，其中百分之五十以上來自德國。

中日戰爭便這樣延續着。在中國的戰爭上，用英國鋼鐵製成的日本大砲，轟擊着蔣委員

意 外 的 打 擊



Bill Ja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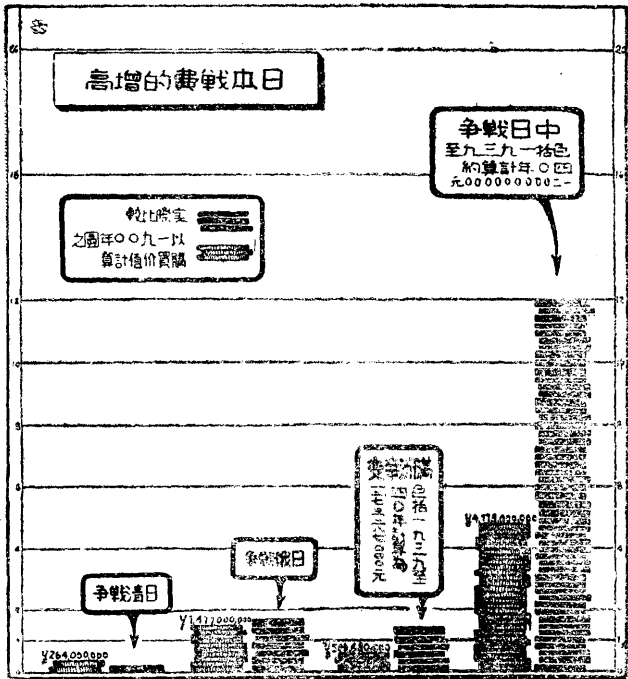
(美 · Daily Worker)

長的軍隊，而中國兵却以德國的機關槍掃射着日本軍隊，所以歐脫萊女士說：

「中國早就明瞭，所謂思想、主義或條約，均無關重要。中國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和人民的決心，奮鬥到底，以爭取民族的解放。」

總之，決定中國的命運的，既不是日本人，也不是英國人或德國人，而是中國人。

表較比的耗消費戰次歷本日



(美)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調查

(繪芬瑞金)

戰爭兩年來日本軍費的增高

依穉合譯
寶書

——原載十月二十七日美國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日報（波士頓）——

日本政府對於這次中日戰爭所付的代價，在數目字的比較上，指出一九四〇年度戰費將達一百二十萬萬日圓（約三十二萬萬七千六百萬美元），幾爲一八九四年的日清戰爭、一九〇五年的日俄戰爭和侵略滿洲迄今日三者全部代價之四倍。

最近出版的日本廣知報 (Japan Advertiser) 在檢討日本戰時經濟時說：今日之日本，已不能夠像以前三次戰事一般，用賠款、國內及國外舉債等普通方法籌劃財政，以彌補這些重大的戰費了。一八九四年的日俄戰爭，只費去日本二萬萬日元，但隨即由中國賠款二萬萬三千萬兩補償。日俄戰爭的費用約增九倍，達十七萬萬二千萬日元，國內募債以彌補者值六萬

萬七千二百萬日元，而國外借款以補充者，爲十萬萬四千四百萬日元。

經濟機構的搖動

目前在中國的戰費，包括本年度至一九四〇年的預算，已凌越以前各戰爭的費用了，因而深切地影響到國內的經濟機構。爲了彌補這種膨脹的戰費起見，日本已採用戰時經濟政策，緊接着下列四條主要條件：

(一) 大量發展軍火工業。

(二) 大量發展直接或間接與軍火工業有關之各主要工業。

(三) 發展某幾種基本的出口商品工業，以確能增加外匯爲主要目的。

(四) 對於國家經濟機構，規定充份的政府統制，使確能順利地施行上列三項。

但，雖則這種戰時經濟政策的施行，在表面上是補償目前的開支，不知遠在一九三一年滿洲事件開始以來，已趨向於這種政策，目前的中日戰爭，不過促之成爲事實而已。

勅令與法則

該文繼謂，日本爲了實現一現代化工業國家的機構，使適應這種經濟政策之需要起見，近來不斷的增加法令、勅令和各部規則等等，以應付各種問題，如：財政、稅收、貿易、匯兌、工業效率、糧食供給、社會事業和突起的替代品工業。

一般重大的法令，如全國動員令、電力統制法和非常時期對外貿易統制法（已於上年度施行）均經制定，以應付有加無已的國家財政危機。

但該文又謂，雖則這些法令都以緩和經濟之緊張爲目的，而這次戰爭，以日本全國九千八百萬人計算，每個人所負擔的稅額，仍達一二二·四日元的高數目。一八九四年日清之戰，當時每人所負的稅額只四·六日元，而日俄之役雖則略增，亦不過三五·八日元而已。滿洲事件至今日止結，每人所負擔者爲一二·九日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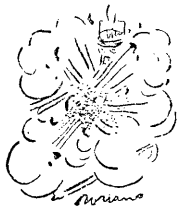
滿洲的守軍

該文指出，滿洲事件的支出，直至今日，仍在繼續，因爲維持該地日軍之費用，亦當列入事件開支之一部份。

據解釋說，這些比較的數字，並沒有把這四個時期內日元價值之差別計算在內。若以一九〇〇年的基本指數作一百計算，則一八九四年之日用品價值底平均指數，為七五·六；一九〇五年為一一六·四；而去年則為二五一·三。

以這些日元價格升降來修正四次戰爭中每人所負擔的費用，其估計所得之結果如下：日清戰爭六·〇八日元；日俄戰爭三〇·七五日元；滿洲事件算至今日，為五·一三日元，而這次中日戰爭算至今日，已為四八·七〇日元。

這些戰費的總數，根據修正的數目，便是中日之戰為二六四、〇〇〇、〇〇〇日元；日俄之戰為一、四七七、〇〇〇、〇〇〇日元；滿洲事件為五〇五、六八〇、〇〇〇日元；而這次中日戰事，則為四、七七五、〇〇〇、〇〇〇日元。



吹破了

(美·China To-day)

兩年來日本對華經濟戰的困難

薛甘譯

——美國紐約時報駐東京記者 Hugh Byas 特約通訊——

遠東的戰爭已進入了經濟力量較軍事尤為重要的一個階段，軍事的努力是比較容易；日本過去是在它的最堅固的基礎上作戰，它現在却在它最薄弱的方面作戰，它也許能夠證明它較它的對手為強，但困難的徵象已開始出現，目前雖尚不十分嚴重，但却有增無減。

日本並沒有像歐洲國家在上次大戰期間所有消耗的累積的財富，它祇靠賺來的錢過日，而它所不可缺少的一種資源便是它的對外貿易。半個日本是在田園上工作；另一半的五份之四是將自己的鑛山森林和田園無豐富出產而須依靠外國輸入的原料，造成消費品以供給世界市場。

為購買原料，日本必須有外匯，而它取得外匯的方法就是把貨物和黃金運輸出去，它的

弱點就在這裏首先暴露出來，它的金準備已經空虛了；在兩年的戰爭中它被迫運出的黃金要比它底金庫現在尚存有的多出許多；而它視為命脈的國外貿易，也在種種的不良影響下大形減縮了。

最明顯的不良影響是國外的不景與不安，和國內的龐大軍費與高速度建立重工業以應付東亞大計的雙重壓迫；但其主要的原因是在入口貨物所受的限制，這是因為缺乏資金購買輸入品的緣故。

威士忌酒每瓶十圓一點也沒有關係；但在日本正需要增加收入的時候，棉花羊毛和紙漿的輸入受到限制，收入自然要大受影響。

前年日本貿易入超六萬零七百七十萬日圓，去年出超二千六百三十萬日圓。一九三八年

的進步非由於出口的增加，而是由於工業原料輸入的大減。反之，一九三八年日本的出口貿易已減縮了百份之三十五，在這戰爭的兩年期間，日本的貿易入超總共五萬八千一百四十萬日圓。

但這些數字還不能表示日本貿易的真實狀況，因為裏面還包括對偽滿的貿易，而這方面

的貿易對日本所需的外匯一點也沒有貢獻。

日本輸入「滿洲」的較「滿洲」輸入日本的要多得許多。它售出的是在「滿」建立企業所需的機器和設備，貨價大半是以在日籌出的資本償付的。這是日本對「滿」的投資。無論將來可以收回的利益如何，這筆賬現時却不能當作一筆收入，與出口貨物以金鎊、美圓和荷幣償付的大不相同。

倘將日本對「滿」的貿易劃開，情形便愈加嚴重了：去年二千六百三十萬日圓的出超就變為四萬二千六百九十萬日圓的虧空，兩年間的入超便不止六萬零七百七十萬日圓，而是一十三萬五千二百四十萬日圓了。倘將一九三六年的貿易也加入計算，虧空額便達十六萬八千一百七十萬日圓，日本為平衡收支，前年運出黃金八萬七千五百七十萬日圓，去年運出約七萬五千萬日圓。

日本正盡力搜羅黃金，日本銀行的金準備已從一九二九年的五萬萬美圓減至今日的一萬五千萬美元了。愛國的日人依皇室的榜樣將彼等的金銀珠寶獻給國家；採金的工作，被積極推進；大的銀行和保險公司將彼等耐心積存的一部份外匯移交政府；日本銀行發行紙幣的權

力已依法增大了兩倍，所以在十年前值黃金六·五三圓、值有價證券三·四七圓的十圓鈔票，現在却值有價證券七·四元，祇值黃金二·六圓了。

今日日本的金準備總額爲五萬零一百萬日圓，此外還有劃開的一筆用以償付進口貨的週轉基金三萬萬圓，預定可從各鑛場採得的新金二萬萬圓，以及日本富戶的少量存金。在這戰爭的兩年中，日本不得已運至外國的黃金共有十六萬八千五百萬日圓。

日本其他的各種資源較其存金總額的一半多不了許多，往日，有形貿易的入超，一部份可由無形的收入（大部份是海運的收入）補償，但現在日本商船大部份已停止國際貿易，改運軍隊軍火來華了。

日本的資源既如此涸竭，但爲建立「新秩序」，它却不得不在亞洲大陸上擴大日本貨幣的流通。北平的偽政府，受日軍的指使，發出命令一通，規定聯合準備銀行的鈔票（事實上是日圓的偽裝）爲華北唯一的合法紙幣。在華北以外，中國人民得了英國的援助，正以平衡基金保衛着他們的貨幣。

貨幣戰爭便繼子彈戰爭而起了。這是日本廣大計劃的一部份，它想把中國、日本帝國、

和它的屬國（包括偽滿）化成一個由日本保護的經濟系統，第一步是把中國拉入「日圓集團」，以日本管理的貨幣支配一切。劃一的貨幣，自然不是一件壞事，但在目前因有外匯的限制和貿易的統制，劃一的貨幣將反成爲被人利用的工具。

日本的論者覺此項計劃可獲動人的利益，在獨佔中國市場上，它開闢了一條外國抵抗最少的路，使日本能依自己經濟的需要去開發中國。

但在貨幣戰爭中，日本自始就沒有像在軍事方面的那種可以壓倒他人的優勢，中國貨幣優於日圓的一點就是它可隨時變換爲外國貨幣，如果日圓要想擠掉中國貨幣，它也必須具備可以自由兌換的武器；但在日本的金準備快要用盡而出口貿易又形銳減的時候，這點怎能辦到呢？

因爲日本的生活水準低，而生產的水準却逐漸升高，所以出口貿易的增加是和呼吸一樣重要，但它對華的戰爭在經濟上迫它到緩性自縊的一途。而且在貨幣戰爭中，有巨大利益受着危害的列強，可以不費氣力的援助中國，並維護他們自己的權利，可是日本的窮朋友却不能給它什麼援助。

錢多用品少，所以物價飛漲。自戰事開始以來，零售的物價已漲了百份之二十五；布匹漲百份之三十八，漲得最利害；這就反映着限制棉花羊毛輸入後布匹的逐漸稀少。

糧食雖全山日圓集團供給，但也漲了百分之二十；燃料和光漲百分之三十；而且這些官方發表的數字還是不盡實的，因為還有些「不法之徒」把價格拾得較市價高出許多。

每月漲百分之一雖還沒有激起搶米風潮，但日本政府既無法禁止操縱及統制物價，便不免感覺驚慌，不得不另謀方法穩定物價了。

價格的種種因素能否加以統制，不久便有分曉。生活費的提高遠在工資之上，據不完全的工廠統計，日本的工資祇增加百份之七，但工資率並不能完全表明其中的真相，幸而重工業方面需要大量勞動，工人還可做幾個鐘頭，所以他們的收入高於往昔。郵政儲金局的存款（大都是窮人的積蓄）在一九三七年為三萬三千三百萬日圓，去年却增至六萬八千九百萬元，全國的積蓄在一九三八年竟達五十三萬二千八百萬日圓，這可從銀行的存款和購買股票方面看出來。

物價的緩漲和貨幣的逐漸膨脹，並不一定是驚人的病徵。現代的經濟學家相信，惡性的

通貨膨脹祇是在資本和勞動已全部被用着的時候纔開始的，這時增加資本額祇能提高物價和利潤，結果提高工資爭僱工人的事也將愈加激烈。

印刷鈔票以製造工作是一事，當全國均有工作時仍繼續發行鈔票又是一事，不錯，積蓄可以增加，銀行存款可以漲大，但如果這些積起的錢財並不能代表真正的價值，那它們便祇是貨幣膨脹的指數罷了，日本政府現在研究統制工資和勞動的計劃，這頗值得我們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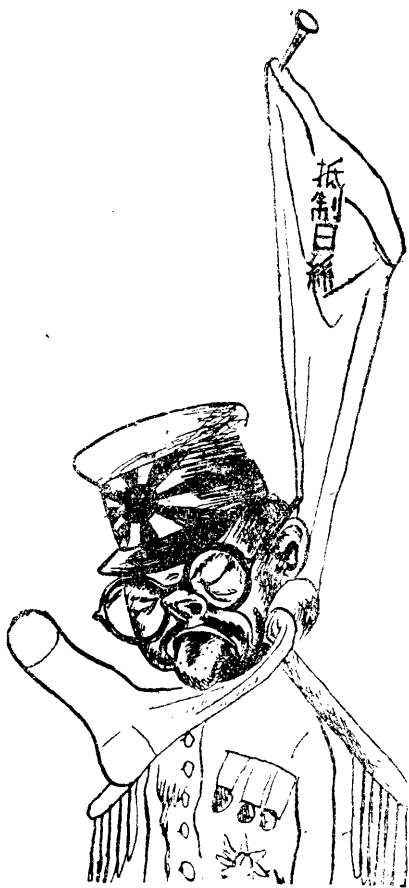
在這種種不甚佳的情況下，日本人民正束緊腰帶準備第三年的戰爭。他們的領袖已經警告他們，說這次的戰爭非短期可以結束。可是，縱使我們假定物價可以統制，并把在華的貨幣戰爭問題認為目前尚不能加以預料而暫時擱開，日本出口貿易減縮與金準備空虛的兩種不祥的症候却依然存在。

我們可以妥當地抽出的結論，將不為日本的敵人和友人所喜。以上種種確是危險的徵兆，但危險却不致立即發生，日本尚能支持一年或兩三年。無疑，信心較黃金尤為重要，而目前日本尚未有失去信心的病徵。

日本現仍強盛，重要的糧食不成問題；它的國土也很安全，國內也無社會不寧與意志衰

弱的徵兆。「危險的思想」從沒有像現在那樣的被謹慎隱藏起來，而帝國主義也沒有像現在那樣的迎合民衆。

但上述的種種情形並不可樂觀。生活將更加窮迫，商業更加困難，鬥爭更加厭煩，日本冒險所得的尙是未知之數，冒險的損失却已於今日見之。



致日本於死命的美國抵制日絲運動

(美·China Today)

中日戰爭的相持

林兆煊譯

——美國名記者 John Gunther 作

原載美國 Nation 週刊（紐約）——

一九三七年七月，展開了大規模的第三次中日戰爭。日本發動這場戰爭是有好幾個理由的：（一）中國經濟強化，幣制日趨穩定，改組後的中央銀行也開始活動；另一方面，孔祥熙博士正在歐洲各國進行借款的談判，同時中國工業日漸興盛，足與日本工業抗衡。（二）西安事變，成立了民族統一戰線後，中國的電備跟着強化和團結起來。（三）國際情勢有利於日本，因為蘇聯正在忙於肅清國內的反動派，沒有力量干涉遠東，這真是日本千載一時的機會。

蔣委員長夫婦早知這場戰爭是不能避免的；因為一到中國內戰停止、全國團結一致的時

候，日本人就不能動手了。他倆以為中國還有一年時間的準備；他們預料戰爭在一九三八年爆發，而估不到在一九三七年就爆發起來。他們根據的理由是：儘管蘇聯因忙於肅軍運動而管不到遠東的事情，但日本人仍不能不顧慮它出而干涉，這是一點；第二、日本的財政狀況只容許他在一九三八年發動戰爭。總之，蔣委員長夫婦的估計是錯誤了。不過無論如何，中國并非不是睡在夢中，他已經站起來很英勇的抗戰了。

這一場戰爭的特色就是：儘管日本人抱着阻撓中國日漸強盛這一個目的來作戰，可是相反地，戰爭的結果反令中國成爲一個空前團結和堅強的戰鬥單位。日本雖佔了廣大的土地，但中國的後方卻日漸興盛起來。日本侵華的結果，與其初衷實在大相違背了。

戰 爭 經 過 概 說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距離北平十哩的蘆溝橋發生事變。當時日本駐天津的警備部隊在該地舉行夜間演習，發覺失掉了一個士兵。日軍決心要「膺懲」中國，便馬上開火，意欲強迫他們交出那失蹤的士兵。於是雙方開始衝突。那時失蹤的兵士已回來，原來他在妓院過着風流的日子！日本人藉口這一次事變，從天津飛調大軍三萬五千人直撲北平。一切全是預定

的計劃。究竟東京政府對於蘆溝橋事變是否事前一無所聞，好像九一八瀋陽事變似的，這就成爲一個謎了。不過無論在那一個場合都好，東京政府除掉跟着軍部一路走以外，再沒有其他辦法了。

蔣委員長十分鎮定，假如戰爭仍然能够避免的話，他還是不想發動抗戰的。可是他鎮壓不住全民族的怒潮：這一次并非滿洲事變、或熱河戰爭可比，日軍已侵入中國本部，差不多連中國的腹地也包括在內了。是年七月十六日，蔣委員長在牯嶺發表了一篇演說，那和他以前對中日人民所說的迥然不同。在演詞裏，蔣氏要求日軍馬上撤離北平附近一帶；同時他又誥誡全國民衆，要是日本還不撤兵，那麼惟有一致起來抵抗，否則就得準備做亡國奴。蔣氏表示不作絲毫的退讓；但日本人不顧一切地竟在七月二十九日強行佔領北平，第二天，他們又佔了天津。

像一九三二年一樣，上海也展開了劇烈的戰爭。平津的陷落燃起了中國人抗戰的怒火，不駐兵的上海地帶已開到了大量的中國軍。八月九日虹橋機場附近發現了一個穿着制服的日本軍官鬼鬼祟祟的來往逡巡，一個中國哨兵喝令他檢查，反給他開鎗射殺，後來他卒被其他

的哨兵擊斃。僅僅在兩天之內，日本軍隊便如潮的湧到上海來。

蔣委員長把他的精銳部隊飛調到上海來作戰。要是那些參謀人員把工作做得好一點，華軍準會把那些頑強的日軍驅回戰艦去吧？直到十一月九日，上海戰爭才告一段落；這是凡爾登之役以來最劇烈的一場戰爭。在三個月中，中國軍隊的死傷竟達四十五萬。日本的進攻十分猛烈，但中國的抵抗也相當頑強。十一月，中國軍隊放棄了上海三角地帶，跟着在十二月又失陷了首都南京。當時中國軍隊方面對蔣氏付巨大的代價來死守南京，曾作劇烈的爭辯；蔣氏的德籍顧問也不贊成。南京是全國首都，在心理上的影響異常重大，因此蔣氏決心把它保衛，即犧牲鉅大亦所不惜。

好些軍事家都說日本之佔領南京是軍事上大大的失敗；理由是日本一深入內地，即無法復出；蔣氏誘他們深入，就是令他們消耗大量的生命和金錢。日本企圖「征服」全中國，眼光遠大的軍事家都不相信日本一開始就向華中進兵。日本希望一舉而囊括華北五省，他們以為假如打一場小規模的仗就能達到目的，即是最好不過的。因此蔣氏訂定了一個消耗戰的計劃，就是以運動戰的方式來疲勞敵人，使他們消耗更多人力與物力。去年三月，中國在山東

的台兒莊得到一個空前的勝利。

南京陷落後，日本主要的作戰目的，就是把它在北戰場的部隊與東戰場的部隊取得聯絡；這個目的終於經過大規模的徐州會戰而達到了。當時日本已控制了中國東西交通的大動脈——隴海鐵路（這是比國所建築的，前此歸比國管理）；他們開始向西南方面推進，作大弧形的包圍。蔣氏在南京陷後的駐節地——漢口，也在去年十月失陷了。中國軍隊向西撤退，在四川取得了新的立足地；一方面，北方的游擊隊繼續作戰，保持着山西大部份的土地，他們在日軍後方發動民衆，叫他們起來參加民族解放的鬥爭。

突如其來地，廣州在去年十月失陷了，這對中國是很大的一個打擊，甚至比京漢兩地的失陷尤爲重要。中國的軍火接濟，自始即經由香港運入廣州沿粵漢路直達漢口，雖則日本天天在轟炸這條鐵路。廣州一失，這條交通線便馬上被截斷。歐洲方面捷克事件剛告解決，而日本已進佔廣州了。中國當局從未夢想日本會悍然進攻密邇港、九的廣州，因而防禦工作做得不甚澈底；可是日本看出慕尼黑會議後的英國，已再沒有保護他們在遠東的主要利益的企圖，張伯倫先生在慕尼黑會議出賣了捷克，同時也嚴重地打擊着中國。

中國的接濟問題

一九三九年沉寂的戰局使中國得到了很大的利益。第一、「時間」對於中國有利，那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戰事越延長，中國便越有利。理由是日本的生活程度隨着戰事的進展而一天一天的壞下去；反之，自給自足的中國却能够吃苦的打下去。第二、京滬失陷後，中國軍隊已重新整頓，力量也增強了許多。第三、防禦比進攻所消耗的爲少；日本一定要繼續爭取戰略上的勝利，而中國的政策却不必更變。第四、游擊戰爭對於日軍的交通和士氣給以很嚴重的打擊。

日本對軍事管理甚感困難，這是中國方面最大的利益。目前的戰綫長達二、三五〇哩；日本要控制面積達八十万方哩和人口達二萬萬的十一個省份。中國像一大塊毛毯，日本人只拿到了它的縫綫；他們只佔據了運河、鐵道、河流、以及各大城市，單單拿到這些「縫綫」是不够的。日本在長城以南差不多有八十萬軍隊，同時還得躊躇增調援軍，這些龐大的軍隊需要大量金錢去供養。在長城以北，日本又駐了四十萬大軍——佔據滿洲和內蒙的關東軍——

他們也需要相當的軍費。

中國方面自然也有好些缺點：第一、中國軍力雖然大量的改進，仍未能成爲第一流的抗戰力量。蔣氏目前約有軍隊一百五十萬，但能調到前綫去的只有三份之一；理由是中國軍隊主要爲各省徵募得來的軍隊，在質方面顯示着很大的差別。例如一部份廣西軍的作戰能力甚好，但其他的則較差。此外，徵兵制度未見完備，新軍未經充份訓練即調至前綫。進一步說，把各省軍隊熔冶於爐，做成功一枝團結堅固的國軍，事實上并不容易。經過了一場仗後，這一師團的殘餘部隊很難撥到別一個師團作補充；同時，從各地調來的軍隊言語不同，飲食亦各異。目前中國最迫切的軍事問題，就是如何使這些質素差異的軍隊熔爲一堅固的鐵塊。此外，中國缺少空軍和砲隊，這也是很嚴重的兩個問題。

其次說到金融方面。中國已失掉了它的港口和大部份的鐵路；同時它又失去稅收最富的省份，以及百份之九十的海關，日本已與英國成立協定，在淪陷的口岸攫奪了中國的關稅；他們雖不能確切地拿到這些關稅，但他們已把它封存於正金銀行。這麼一來，中國便失去了大批的稅收，而這些稅收卻給日本人利用了。中國稅收有百份之六十是來自海關的；此外，

中國輸出也受着打擊，存銀也缺乏。日本的經濟固然是枯竭，反過來說，中國的經濟也相當的困難。

第三說到接濟方面。廣州陷落後，輸送給養的主要幹綫粵漢鐵路已被截斷，目前中國的主要交通綫有三條：（一）由西安過蘭州經烏魯木齊直達蘇聯的公路；（二）由海防經河內直達昆明的滇越鐵路；（三）新築的滇緬公路。

現階段的日本

現在日本最迫切的目標有二：（一）控制和強化各戰綫；（二）開發淪陷區的資源，期達以戰養戰的目的，除此之外，日本還有別的目標：（一）破壞中國的團結；（二）打擊英國在華的勢力和利益，並且要在民衆面前，誇耀一些實際的戰果。

關於第一點，日本佔據了南北兩大鐵路，北起北平，南起廣州，以漢口爲中心。日本打算充份控制着這些鐵路，俾日軍能够調動自如，這樣他們便可以馬上在沿路設防，在揚子江以北築成一道堅固的防線；然後以這些防綫爲據點，實行掃除鐵道以東的「恐怖份子」和游擊隊伍。他們希望從這種掃蕩工作得到充份的軍事安全的保證；不過因爲日軍還未能佔據鐵

路沿綫，因此這種工作的展開還需要相當的時日。要是這個計劃一旦成功，那麼中國所保持的就只有缺乏鐵路的內地而已。中國的實力現在還不能把日軍掃數驅逐，因為它缺少空軍和砲隊。

關於第二點：在政治上，日本在淪陷區樹立傀儡政府；在經濟上，它又運用幾個機關來積極開發佔領區內的資源。偽聯合準備銀行已成立，它的資本差不多有百份之五十是由正金銀行牽出來的，但日本人還矢口不承認；偽聯合銀行發出的偽鈔與日元聯繫，企圖禁止中國法幣流通，一面又下令法幣的價值減低了百分之四十。可是華北農民都不願意把他們的貨物來換取日元。自從英美貸款二千五百萬美元來穩定中國法幣後，中日的貨幣戰爭也就展開了。

日人企圖奪取中國農民所藏的法幣——那是以白銀為準備金的——但結果尙未成功。他們把劫奪得來的法幣套取外匯，藉以摧毀中國的金融。由於英國的支助，中國施行嚴格的貨幣統制。儘管英國讓日本佔奪中國的關稅，日人也是對英國恨到極點。他們說英國是中國抗戰的唯一靠山：（一）因為他支持中國法幣；（二）因為香港成爲全中國的資金、接濟、商業，以及政府要人自由來往的大本營。

日本爲着開發淪陷區，曾組織了兩個工業團體：一個是華北拓殖公司（資本三萬五千萬日圓，半數由日政府墊出），一個是華中拓殖公司（資本一萬一千萬日圓），這兩個機關都由東京興亞院統制的；興亞院是由軍部一手包辦的，他把外務省處理中國事務的權力完全剝奪了。這些公司打算在中國發展電力和農業，并且築路、製鹽、開鑛，企圖使中國成爲日本的獨佔物，把外人在華的勢力完全逐出。這就是日本不開放揚子江和珠江口的原因。中國的「焦土政策」粉碎了敵人這種幻夢，他們在撤退時把工廠完全焚燬：例如青島，被焚的紡織廠，就損失了一萬萬元。同時爲防止日人利用農產品起見，他們在撤退時把稻田通通燒光。

日本的優勢全賴其活動的空軍和良好的砲隊。不過最危險的因素是他們在佔領廣州後的過度自信。在廣州未淪陷前，日人並沒有把中國軍隊追擊至漢口以西的野心。日軍在揚子江和平漢路一帶設防，最危險的就是受游擊隊的威脅。如果日軍想深入四川和雲南，那他們必會遭遇更大的損失。

戰時的物資損失是不可以數計的。中國工業被破壞和被日本強佔的達百分之七十，單就上海一地，工業損失已達六萬萬元。此外人口的損失也是空前的鉅大：這裏所指的不是軍隊

而是難民；在京滬一帶，即有難民一千六百萬。

最後說到國際方面。英蘇都是援助中國抗戰，以期打擊日本，使它不能坐大。有些人說英日會成立協定，英國承認日本佔領華北，以為停戰的交換條件，因為中日戰爭對英國利益的打擊實在太大了。如果戰爭能够儘量拖延，或許各國都能得到利益；因為日本打敗就是日本軍閥的場合，同時也許會令中國成爲一個進步、和平、安定的國家。

x x x x x

去年十二月，日本向中國提出了和平條件：（一）中國承認「滿洲國」，加入防共協定；（二）劃內蒙爲特別防共區；（三）日本在若干地域駐兵；（四）開發中國各地，尤其是內蒙和華北五省；（五）取消國民黨。中國並沒有答覆，這些條件根本就不能答覆的。本年一月，蔣夫人宣佈最低限度的和平條件——尊重中國領土的獨立與完整和平等待遇。

目前的戰爭局面將會相持下去。日本並沒有驅逐華軍至西藏的力量，而中國也沒有辦法將日軍完全驅逐出境。日本也許繼續不宣而戰的政策來進行暗中的議和，假如他們的實力依舊不變的話。他們也許讓戰事自動停止，然後開發他們佔據着的資源；可是他們不能不和那

團結的中華民族相對抗，日本人現在正和那從未為人永遠擊敗的民族作戰呢！



深潛泥淖裏的日本

(美·Chicago Tribune)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4 9659B

活筆

上海書店
冊數 1
售價 0.20

\$.40